

钱塘遗事 元 刘一清

●卷一

○天目山讖

临安都城，其山肇自天目，讖云“天目山，垂两乳，长龙飞凤舞到钱塘海。门一点，巽山小，五百年间出帝王。”钱氏有国世，臣事中朝，不欲其说之著，更其末云“异姓王”以迁就之。高宗驻蹕，其说始验，仰视吴山，如卓马立顾绍兴间，望气者以为有郁葱之符。秦桧专国，心利之，请以为赐第，其东偏即桧家庙，西则格天阁之故基。桧死，喜犹恋恋，请以为第。常州へピ为光禄丞，留隶家庙，言者罢ピ，并迁庙主于建康，遂空其室焉。高宗倦勤，即其地筑宫曰“德寿”，后又更名曰“重华”，曰“慈福”，曰“寿慈”，凡四易美名。至于咸淳甲戌，天目山崩，则百年王气亦终于此矣。

○高宗浙脸

高宗诞之三日，徽宗幸慈宁后阁，妃嫔捧抱以见，上抚视甚喜，顾谓后妃曰：“浙脸也。”盖慈宁后乃浙人，其后驻蹕于杭，亦岂偶然？

○金陵山水

高宗未驻蹕杭州之先，有暂都金陵之意，末年因幸建康，此意未释。召一术者决之，术者云：“建康山虽有余，水则不足。”献诗曰“昔年曾记谒金陵，六代如何得久兴。秀气尽随流水去，空留烟岫锁峻テ。”

○梦吴越王取故地

高宗建炎渡江，至德丙子通一百五十年。绍兴八年二月癸亥，上发建康，戊寅至临安府，遂定议建都，自此不复移蹕。淳熙十四年冬十一月丙寅，宰执奏事延和殿，宿直官洪迈同对，因论高宗谥号，孝宗云：“太上时有老中官云太上临生之际，徽宗梦吴越钱王引御衣云，我好来朝，便留住我。终须还我山河，待教第三子来。”迈又记其父皓在北买一妾，东平人，偕其母来，曾在明节皇后阁中，言显仁皇后初生高宗时，梦金甲神人自称钱武肃王（即A也），年八十一，高宗亦年八十一，卜都于钱塘，似不偶然。孝宗所谓“钱王”，指C。C第三子惟演也，终团练使。

○十里荷花

孙何帅钱塘，柳耆卿作《望海潮》词赠之云“东南形胜，三吴都会，钱塘自古繁华。烟柳画桥，风帘翠幕，参差十万人家。云树绕堤沙。怒涛卷霜雪，天堑无涯。市列珠玑，户盈罗绮竞豪奢。重湖叠清嘉。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。羌管弄晴，菱歌泛夜，嬉嬉钓叟莲娃。千骑拥高牙。乘醉听箫鼓，吟赏烟霞。异日图将好景，归去凤城夸。”此词流播，金主亮闻歌欣然，有慕于“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”，遂起投鞭渡江之志。近时谢处厚诗云“谁把杭州曲子讴”

，荷花十里桂 三秋。那知卉木无情物，牵动长江万里愁。”余谓此词虽牵动长江之愁，然卒为 金主送死之媒，未足恨也。至于荷艳桂香，妆点湖山之清丽，使士大夫流连于歌 舞嬉游之乐，遂忘中原，是则深可恨耳。因和其诗云：“杀胡快剑是清讴，牛渚 依然一片秋。却恨荷花留玉辇，竟忘烟柳汴宫愁。”盖靖康之乱，有题诗于旧京 宫墙云“依依烟柳拂宫墙，宫殿无人春昼长，燕子归来依旧忙。忆君王，忆君王， 月破黄昏人断肠。”盖悼钦宗之不复返也。

○仁和门

宋太祖次陈桥驿，整军从仁和门入，高宗由海道过杭，闻县名仁和，甚喜，曰：“此京师门名也。”驻蹕之意始此。

○高宗定都

高宗自建炎元年六月即位于南京，岳飞解东京围，宗泽留守东京，劝上还京。高宗虽下诏修京城，而还京之意终未决，车驾行幸未有定向。李纲谏曰：“今六 飞纵未入关，当适襄邓，以示不忘中原之意。近闻一二执政劝陛下迁幸东南，果 尔则中原非我有矣。”冬十一月，上如扬州。至三年，金人犯扬州，高宗始离扬， 凡在扬州一十六个月。三年二月，上如杭州，以州治为行宫，至四月幸建康，在 杭州凡四个月。六月，高宗离建康幸浙西，诏改杭州为临安府。十月，金人犯杭， 上自明州航海。四年正月，上次台州章安镇。四月，上次明州。八月，上次越州。 绍兴二年正月，上自越州如临安。三年，上在临安。四年，上在临安，冬十月， 诏亲征，上如平江。五年二月，上自平江如临安。六年，上在临安。七年春正月， 上在平江。八年，上在建康，二月如临安，遂定都焉。

○显庆寺

临安灵隐、净慈上中下三天竺寺，皆宋朝祖宗功德寺也。淳庚戌，为贵妃 阎氏建功德寺于九里松，近灵隐寺前，名显庆寺。土木之工过于诸寺，时人名 之曰“赛灵隐”。寺成，建大鼓于法堂，忽有人掩入，不备，大书鼓上云：“净慈 灵隐三天竺，不似阎妃两片皮。”由此界限甚严，无故者不得复入矣。

○游湖词

蜀人文及翁登第后期集游西湖，一同年戏之曰：“西蜀有此景否？”及翁 即 席赋《贺新郎》云：“一勺西湖水，渡江来，百年歌舞，百年酣醉。回首洛 阳花 世界，烟渺黍离之地。更不复，新亭堕泪。簇乐红妆摇画艇，问中流击楫 何人是， 千古恨，几时洗。余生自负澄清志，更有谁溪未遇，傅岩未起。国事 如今谁倚 仗，衣带一江而已，便都道江神堪恃。借问孤山林处士，但掉头笑指 梅花蕊。天 下事，可知矣。”

○三贤堂

宝庆丙戌，袁樵、尹京于三贤堂卖酒。或题诗云：“和靖东坡白乐天，三人秋菊荐寒泉。而今满面生尘土，却与袁樵趁酒钱。”

○冷泉亭

冷泉亭正在灵隐寺之前，一泓极为清冽，流出飞来峰下，过九里松而入西湖。或题诗云：“一泓清可沁诗脾，冷暖人情只自知。流去西湖载歌舞，回头不似在山时。”

○三天竺

上、中、下天竺三寺相连，其山门与灵隐共入，扁曰“灵隐天竺之门”。惟上天竺系观音，坐正殿，敕赐号“灵感临安”，祈祷则迎奉之。有敕赐宝厨、顶络诸宝饰其上。有两珠，一赤一白，名日月珠；又有白黑相间如枣核样，名鬼谷珠；又一大珠名珠母，又一大珠名猫儿眼睛。每遇迎奉则加此饰，亦曾迎入大内祈祷焉。

○题白塔桥

驿路有白塔桥，印卖朝京里程图，士大夫往临安，必买以披阅。有人题于壁曰：“白塔桥边卖地经，长程短堠甚分明。如何只到临安住，不说中原有几程。”

○伍子胥庙

庙在吴山头，其下当御路，名“朝天门”。理宗辛卯，庙遭回禄。后赐缗钱二万三千重建旧址，殿讲陈公益作记，其略曰：吴山庙者，春秋伍大夫庙也。春秋伍氏子世为楚忠臣，大夫挟父兄不报之仇，去国千里，傍徨江上。渔父不受万钟之禄以捐其躯，濞女子不吝千金之身为效其死，故能识要离之勇，荐孙子之智，借吴师以入郢，会诸侯于汉水，功亦伟矣。及夫差狠愎，踊跃用兵，贪壤东齐，受赂仇越，大夫不忍见吴之为池沼苏台之游麋鹿，竟以直死当时。知与不知，莫不哀之，因名其山而立祠焉。君子曰：伍大夫于是忠孝两全矣。大夫以抑郁不平之气，随流扬波，依潮来往，犹能激为疾风甚雨，奔雷激电，震荡于越兵入城之顷。其与荆轲慕义，白虹贯日，孔明英气能为风云者，何以异哉？自春秋至皇宋千有余年，景象相传，理宗赐额“忠清”，又建阁于门之上，御书“英卫之阁”以扁之。每岁春秋醮祭，命学士院降付青词。宝癸丑再火，而此碑亦不存矣。谓金石之文终久不磨，亦无是理也。

○射潮箭

五代钱王射潮箭，在临安府候潮门左首数步。昔江潮每冲激城下，钱氏以壮士数百人候潮之至，以强弩射之，由此潮头退避。后遂以铁铸成箭样，其大如杵，作亭泥路之旁，埋箭亭中，出土外犹七尺许，以示镇压之义。然潮泛之

来，常失 故道，临安府置一司，名修江司焉。

○苏堤赵堤

东坡守杭日筑堤，自大佛头直至净慈寺前，非为游观计也。遏水之深者为湖，而沮洳之地亩以万计，皆可为田。淳间，赵与[B170]尹京横筑一堤，只是通路 过灵隐而已。

○六和塔诗

李强父为昭文相，尝登六和塔，题诗云：“往来塔下几经秋，每恨无从到上头。今日登临方觉险，不如归去卧林邱。”强父为相清正，谨守规矩，自奉如寒士，书卷不释手，薨于位，谥文清。

○净慈寺罗汉

净慈寺乃祖宗功德，院侧有五百罗汉，别创一田字殿安顿，装塑雄伟。殿中有千手眼观音一位，尤精致。其第四百四十二位阿湿毗尊者独设一龕，用黄罗幕之，旁置签筒。其罗汉像则偃蹇便腹，斜目覷人而笑。临安妇人祈嗣者必诣此，炷香默祷，以手摩其腹，云有感应。积日既久，群手加于泥粉之上，其腹黑光可鉴。邪说诬民如此哉！又假此为钞题之端，哀敛民财尤不可胜计，其无忌惮甚矣！

○万回哥哥

临安居民不祀祖先，惟每岁腊月二十四日，各家临期书写祖先及亡者名号，作羹饭供养罢，即以名号就楮钱上焚化。至来年此日复然。惟万回哥哥者，不问省部吏曹、市肆买卖及娼妓之家，无不奉祀，每一饭必祭。其像蓬头笑面，身着彩衣，左手擎鼓，右手执棒，云是和合之神，祀之可使人在万里外亦能回家，故名“万回”。隆兴铁柱观侧武当福地，观内殿右亦祠之，未知果为淫祠否乎？

○龙翔宫

淳甲辰，理宗建龙翔宫于中瓦后，撤居民屋宇三之一。奉祀感生帝君，如昭符之门，正阳之殿，和乐之楼，琅函宝藏，皆系御书。每孟享车驾游御街，过中瓦前直下景灵宫，驾回则自灞头横入，过龙翔归，则自太平坊出至御街。宝癸丑腊月，中瓦回禄，因此自御街当中取大路直入，而中瓦之右以为武林园，其左以为皇子忠王看望楼。旅邸有题曰：“龙翔宫阙壮皇都，鸾路萦回枉德车。天意也知明主意，故教劫火辟通衢。”

○浙江十庙

庙在浙江之北，其一是平水九州大禹王，其一是陆相公。陆有三位小娘子，皆绿袍方巾，列坐两旁。一主护岸，一主起水，一主交泽，各有所司。凡海船到庙下，必先诣三位小娘子前，炷香，上真彩及花朵粉盒，拜许保安牲酒心

愿。其或欲乘早晚潮泛之至而发舟，必须得卜而动，则前去免风涛之险，不得卜则断不敢轻发也。庙旁别有一所，专祀十二位潮神，各武装持杖，每位各主一时焉，然皆不及三位小娘子香火之盛。

○孝宗问卜何蓑衣

淳熙中，金人南向，人言汹汹。上于禁中默祷，遣中使如平江，问何蓑衣，其说无有知者。何见其来，曰：“我已知。”得中使炷香如礼，何曰：“我不能书，可令人写。”遂授以词云《贺新郎》：“胡孙拖白不终场，英雄裂土封侯王。”又云：“闹啾啾，也须还我一百州。”中使持归以奏，时人莫谕其旨。《益公日记》中亦载。

○大理寺豕祭

旧传三岁拜郊或明堂大礼，凡在前误国奸臣，首级在大理寺者，必以豕祭。盖讹传谓以秽物祭之，其实豕者，少牢也。其文云：“国家三岁恩霈，汝虽误国，然亦不忘汝之旧，特用豕以祭。”而谬传乃若此，岂朝廷宽大之恩哉？

○格天阁

秦桧靖康初为御史中丞。金人立张邦昌，桧陈议状，大略谓“赵氏传绪百七十年，号合一统，绵地万里，子孙蕃衍而布告中外，德泽深长，百姓归心。只缘奸臣误国，遂至丧师失守，岂可以一城而决废立哉？若必欲舍赵氏而立邦昌，则京师之民可服，而天下之民不可服，京师之宗子可灭，而天下之宗子不可灭。望稽古揆今，复我君之位以安天下。”金人嘉其忠，与之俱归，遂谄事撻懒，阴遣桧归为反问，遂决意主和。桧之奸贼不臣，其罪可胜诛哉！方其在相位也，建一德格天之阁，有朝士贺以启云：“我闻在昔，惟伊尹格于皇天。民到于今，微管仲，吾其左衽！”桧大喜，超擢之。又有选人投诗云：“多少儒生新及第，高烧银烛照蛾眉。格天阁上三更雨，犹诵车攻复古诗。”桧益喜，即与改秩。盖其胸中有慊，故特喜此谀词以为掩覆之计，真误国之贼也。

●卷二

○淳熙盛事

宋孝宗御宇，高宗在德寿，光宗在青宫，宁宗在平阳邸，四世本支之盛，亘古未有。杨诚斋时为官僚，贺光宗诞辰诗云：“祖尧父舜真千载，禹子汤孙更一家。”读者服其精切。又云“天意分明昌火德，诞辰值世总丁年。”盖高宗生于丁亥，孝宗生于丁未，光宗生于丁卯也。“丁年”字出李陵书，借用亦佳。

○孝宗恢复

高宗之朝，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。孝宗之朝，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

臣。故其出师，才遇少衄，满朝争论，其非屈己请和，而不能遂孝宗之志。惜哉！

○辛幼安词

辛幼安《晚春词》云：“更能消，几番风雨，匆匆春又归去。惜长春恨花开早，何况落红无数。春且住。见说道，天涯芳草无归路。怨春不语。算只有殷勤，画檐蛛网，尽日惹飞絮。长门事，准拟佳期又误。蛾眉曾有人石。千金纵买相如赋，脉脉此情谁诉？君莫舞。君不见，玉环飞燕皆尘土！闲愁最苦。休去倚危栏，斜阳烟柳，正在断肠处。”词意殊怨，“斜阳烟柳”之句其与“未须愁，日暮天际乍轻阴”者异矣。使在汉唐时，宁不贾种豆种桃之祸哉！愚闻寿圣见此词，颇不悦，然终不加罪，可谓至德也已。其《题江西造口》词云：“郁孤台下清江水，中间多少行人泪。西北是长安，可怜无数山。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。江晚正愁予，山深闻鹧鸪。”盖南渡之初，虜人追隆太后御舟，至造口不及而还，因此起兴，“闻鹧鸪”之句谓恢复之事行不得也。又《寄丘宗卿》词云：“千古江山，英雄无觅，孙仲谋处。舞榭歌台，风流总被，雨打风吹去。斜阳草树，寻常巷陌，人道寄奴曾住。想当年，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。元嘉草草，封狼居胥，赢得仓皇北顾。四十三年，望中烽火，犹记扬州路。可堪回首，佛狸祠下，一片神鸦社鼓。凭谁问，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？”此词集中不载，尤隽壮可喜。朱文公云：“辛幼安、陈同甫若朝廷赏罚明，此等皆可用。”

○东窗事发

秦桧欲杀岳飞，于东窗下谋其妻王夫人。夫人曰：“擒虎易，放虎难。”其意遂决。后桧游西湖，舟中得疾，见一人被发周声曰：“汝误国害民，我已诉于天，得请于帝矣。”桧遂死。未几，秦喜亦死。夫人思之，方士伏章见喜荷铁枷，因问秦太师所在，喜曰：“吾父见在酆都。”方士如其言而往，果见桧与万俟卨俱荷铁枷，备受诸苦，桧曰：“可烦传语夫人，东窗事发矣。”

○庆元侍讲

宋庆元初，赵子直当国，召朱文公为侍讲。文公欣然而至，积诚感悟，且编次讲义以进。宁宗喜，令点句以来。他日请问，上曰：“宫中常读之，大要在求放心耳。”公因益推明其说曰：“陛下既知学问之要，愿勉强而力行之。”退谓其徒曰：“上可与。为善若常，得贤者辅导天下有望矣。”然是时，韩胄自谓有夹日之功，已居中用事。公因进对面谏，又约吏部侍郎彭子寿请对白发其奸，且以书白赵丞相云：“当以厚赏酬其劳，勿使干预朝政。”胄于是谋逐公。忽一日内降御批云：“朕闵卿耆老，当此隆冬，恐难进讲，已除卿宫观内侍。”王德谦径遣付下宰相执奏。台谏给事争留，皆不从。时子寿出护使客

回，则公已去矣。即上章攻胄云：“昔元符间，向宗良兄弟只缘交通宾客，漏泄机密。陈抗章劾之，谓自古戚里侵权便为衰世之象，外家干政即是亡国之本。亦如州县之政，只要权出守令，若子弟亲戚交通关节，则奸人鼓舞，良民怨咨，此言不可不察。今胄所为不止如宗良，而朝无陈，莫能出力排之。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，大臣尚能逐之使去；复用袁佐，谏官尚能论之使惧。不谓陛下始初清明，有臣如此，乃无一人敢出往语，则其声势可知矣。”上谓宰相曰：“胄是朕亲戚，龟年是朕旧学，极是难处。”宰相进两留之说，且谓龟年性刚，乞宣谕留之。上曰：“此人质直，兼是先朝旧僚。四人两人罢，一人忧去，只有龟年有事肯来说，如此区处甚好。”其晚忽降省札，直批彭龟年予郡，宰相亦不知也。自是众君子皆逐矣。上始初虽为胄所误，然三十一年敬仁勤俭如一日，天文示变，斋心露祷，禁中酒器以锡代银。上元夜尝荧烛清坐，小黄门奏曰：“官家何不开宴？”上愀然曰：“尔何知外间百姓无饭吃，朕饮酒何安？”尝幸聚景园，晚归，都人观者争入门，蹂践有死者。上闻之深悔，自是不复出。文公格心之效终不可泯。

○韩平原

宋宁宗既受禅，韩平原所望，不过节钺。知卜刘弼尝从容告赵忠定曰：“此事胄不为无功，亦须分些官职与他。”忠定不答，由是渐有邪谋。迄逐众君子，余友赵从道有诗云：“庆元宰相事纷纷，说着令人暗断魂。好听当时刘弼语，分些官职与平原。”余亦作一篇云：“斋坛一钺底须慳，坐见诸贤散似烟。不使庆元为庆历，也由人事也由天。”

○赵子直

韩平原倾，赵子直罢政远窜，薨于古郾。讷闻有无名子作诗，大书于朝天门下云：“两手旋乾复转坤，群邪何事肆流言。狼胡跋伤周旦，鱼腹衔冤葬屈原。一死固知公所欠，孤忠犹赖史长存。九原若见韩忠献，休说渠家末世孙。”

○韩平原客

韩平原尝为南海尉，延一士人作馆客，甚贤而文，既而音问杳不通。平原当国，常思其人。一日忽来上谒，盖已改名登第数年矣。一见欢甚，馆遇极厚。尝夜阑酒罢，平原屏左右，促膝问曰：“某谬当国柄，外间议论如何？”其人太息曰：“平章家族危如叠卵矣，尚复何言！”平原愕然问故，对曰：“是不难知也。椒殿之立非出于平章，则椒殿怨矣。皇子之立非出于平章，则皇子怨矣。贤人君子自朱熹、彭龟年、赵汝愚，斥逐贬死不可胜数，则士大夫怨矣。边兴既开，三军暴骨，孤儿寡妇之哭声相闻，则三军怨矣。并边之民死于杀掠，内地之民死于科需，则四海百姓皆怨矣。丛是众怨，平章何以当之！”平

原默然久之，曰：“何以教我？”其人辞谢再三，固问，乃曰：“仅有一策。主上非心黄屋，若急建青宫，间陈三圣家法，为揖逊之举，则皇子之怨可变而为恩。而椒殿退居德寿，虽怨无能为矣。于是辅佐新君，涣然与海内更始。曩时诸贤，死者赠恤，生者召还。遣使聘虏释怨，请和以安边境，优犒诸军，厚恤死士，除苛解扰，尽去军兴无名之赋，使百姓有更生之意。然后选择名儒，逊以相位，乞身告老为绿野之游。则易危为安，转祸为福，或者其庶几乎。”平原犹豫不能决，欲留其人处以掌故，其人力辞，竟去，未几祸作。

○济王

济王已废，潘壬潘丙谋立王，遗书李全，约以二月望日举事。为逻卒获其行人并书以白弥远，弥远易书以二月改作三月；且许行人以美官重赏，令其以书达全。二月，潘壬潘丙率太湖亡命数十人，各以红半袖为号，乘夜逾城而入，至邸索王，言推戴事。王闻变易敝衣，匿水窦中。久而得王，拥至州治，以黄袍加身，王号泣不从，不获，已与之约曰：“汝能勿伤太后、官家否？”众许诺，遂发军资库金帛、楮券犒军，命守臣谢周卿率现任寄居官入贺，且揭李全榜于州门，言史弥远废立等罪，且称现率精兵二十万水陆并进。人皆耸动，以为江东狡谋。比晓，王视其士卒，则太湖渔人，巡尉司弓兵而已。王知其谋不成，乃与郡将州兵剿之，其数元不满百也。王元春以轻舟告变于朝，史弥远急召殿司将彭卞屯赴之，兵至而事已平矣，乃班师。时全守淮安，知所约失时，遂叛归北。史弥远欲杀济王，遣其客余天锡来，且颁宣医视疾之命。时王本无疾，天锡谕上意，逼王就死，遂缢于州治，寻下诏贬王为巴陵郡公。其后魏了翁、真德秀、洪咨夔、潘枋相继上疏，咸言其冤。大理评事胡梦昱应诏上书，言济王之不当废，引用晋太子申生、汉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，凡百余言，诤直无忌。弥远恐，窜梦昱于象州。绍定壬辰，沛恩宥过，梦昱已不及矣。赠朝奉郎，谥刚简，仍官其子。

○三京之役

宝庆乙酉，赵葵、赵范、全子才奏，因降人谷用安之言，欲乘时抚定中原，建守河据关之议以闻于朝。乃命赵范开阡于光黄之间，六月，全子才合淮西兵万余人赴汴，以十二日离合肥，七月二日抵东京，距城二十里驻兵，五日整兵入城。行省李伯渊先期以文书来降。先是黄河南旧有寸金淀，乃为金人所决，河水淫溢，自寿至汴，水深齐腰，行役良苦。子才驻汴以俟粮，嵩之主和，中沮之，不肯运粮，卒致误事。江南滁州路钐樊辛，路分王中，以偏师下郑州，陈州蔡州望风归附。赵葵以淮西兵五万取泗州，由泗至汴，与子才军会。因谓子才曰：“我军始谋据关守河，今已抵汴，半月不急议攻洛阳、潼关，奚待耶？”子才以粮饷未集对。赵葵益督促之，遂檄范用吉、樊辛、李先、胡显

等提军一万三千人，命淮西帅机徐敏子为监军，先令西上，且命杨以庐州强勇军一万五千继之，各给路五日粮，诸军以粮少为辞。敏子以二十一日启行。二十六日，遣和州宁淮军正将张迪以二百人趣洛阳，至夜逾城，大躁而入，城中寂然无应者，盖北军戍洛阳者皆空其城以诱我矣。及晓，有民庶三百余家登城投降。二十八日，迪等遂入洛阳。二十九日，军食已尽，乃采蒿和面作饼而食之。杨至洛东三十里，方散坐蓐食，忽数百步外有立红黄凉伞者，众方骇异而伏，兵突起深蒿中，仓卒无备，大溃，拥入洛水者甚众，仅以身免。是晚有溃兵奔进而至，云杨一军已为金人大阵冲散，今北兵已据北岸矣，于是在洛之师闻而夺气。八月一日，北军已有近城下寨者。敏子与战，胜负半之。士卒乏粮，遂杀马而食。俟粮不至，遂班师。

○大字成犬

宁宗初政，首召真德秀、魏了翁诸君子在朝，天下人心翕然向化。史弥远欲逐真德秀、魏了翁，梁成大自荐于史相，遂除成大为察院。成大贻书所亲曰：“真德秀乃真小人，魏了翁乃伪君子。此举大快公论。”而以成大守建宁，拆真德秀宏词坊，苟可以捃摭者，无所不尽其致矣。当时太学诸生曰：“大字旁宜添一点曰梁成犬。余谓犬之狺狺，不过吠非其主耳，是有功于主也。今夫不肖之台谏，受权贵之指呼，纳豪富之贿赂，内则翦天子之羽翼，外而夺百姓之父母，是有害于主也。吾意犬亦羞与为伍矣。”

○辛卯火

宋绍定辛卯临安之火，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，虽太庙亦不免，而史丞相府独全。洪舜俞诗云：“殿前将军猛如虎，救得汾阳令公府。祖宗神灵飞上天，可怜九庙成焦土。”时殿帅乃冯时也，人言藉藉，迄不免责。

○史弥远

史弥远开禧丁卯为礼部侍郎，与杨太后诛胄，其事甚秘。胄死，宁宗不知也。居数日，上顾问胄安在，左右乃以实对，上深悼之。弥远出入宫禁，外议哗然，有诗曰：“往来与月为俦侣，舒卷和天也蔽蒙。”盖以云讥弥远也。弥远为相十七年，如真德秀、魏了翁者皆遭斥逐。杨后之事，济王嫉之，一日书于几上曰：“弥远当决配八千里。”左右以告弥远，弥远衔之。及宁宗疾，革废济王而立理宗。使潘壬、潘丙之谋成，弥远将安所容其身哉？理宗之立，又独相九年，用余天锡、梁成大、李知孝等列布于朝，最用事者薛极、胡榘、聂子述、赵汝述，时号四木。及上亲政，台谏争言其非，上思其功不忘，复进其侄嵩之。

○夹攻辽金

绍定辛卯，襄帅言陈垓奏鞑鞞国遣使，约夹攻女真。壬辰，国兵与鞑鞞兵

合围燕京，金义宗自汴京突围，出奔归德府。癸巳一月，遣襄阳太尉江海、枣阳帅孟珙以兵至蔡州，兵驻城南，帅臣史嵩之运粮十万给南北军。端平甲午正月，北兵至蔡州，宋孟珙兵先薄蔡城下，金主知城必破，乃传位后主，闭阁自缢。愚尝谓宋之与邻国有两失：宋之与辽，自真宗澶渊之役，以侄事本朝，世守欢盟，一旦从女真之请，议夹攻辽。高丽尝遣使寻医，托其言以劝中国矣，而徽宗不信，又启唇亡齿寒之患矣。童贯兵出白沟而无纪律，兵抵燕京而即奔溃，金人哂之，反得以欺我，卒致靖康之祸。金虽世仇，在所当灭，真西山言金亡而中国之忧始大，洪咨夔奏金亡必有兴者，二公有先知之明矣。

●卷三

○赵信庵

信庵赵葵，南仲忠肃公幼子，意气豪迈。停濠梁日，有婢与客私，公知之，伺婢夜出，袖剑出帐中，一挥断之，人头弃之城沟。辛卯，李全送死，维阳奏功，自三京之役，家居数年。至淳癸卯，优诏起复，畀以重任，为参预时，有《奏对日记》。穆陵与之密议储事，公再三赞决，且云：“如陛下即位，便不是好样子，尤人所难言也。”除拜右相，葵屡上辞免，而朝旨促赴缺益急。后葵到京，时以宰相须用读书人劾之，葵已知之矣，乃径出国门，疾驰而归，题《南乡子》壁间云：“束发领西藩，百万雄兵掌握间。召至庙堂无一事，遭弹。昨日公卿今日闲。拂晓出长安，莫待西风割面寒。羞见钱塘江上柳，何颜？瘦仆牵驴过远山。”后有表奏曰：“霍光不学无术，每思张咏之语以怀惭。后稷所读何书，敢以赵汴之言而自解。”是虽有激而云，然亦见机而作矣。归领乡郡，推心爱民，一鞭不妄施。暇日过岳麓精舍，舍长刘某年差长，将坐，揖曰：“相公主席。”公摇手曰：“到这里说甚相公？”竟就宾席，取酒尽欢而去。后居溧阳，己未难作，闻命即出，丙寅时事粗定，告老还乡，舟未发以书报，乡人及两学士友无不欢悦，长沙儿童日呼舞于市曰：“相公归云。”冬十月二十六日至齐安，中夕，电光如烛，空中砰然有声，遂薨。

○安子文

安子文与杨巨源、李好义合谋诛逆曦，旋杀巨源而专其功。久之，朝廷疑其跋扈，俾帅长沙。子文尽室出蜀，尝自赞云：“面目邹搜，行步丩苴。人言托住半周天，我道一场真戏耍。今日到湖南，又成一话靶。”在长沙计利析秋毫，厅事前豕豕成群，糞秽狼籍，肥盾则烹而卖之，罢镇捆载归蜀。厥后，杨九鼎在蜀以刻剥致诸军之怨，军士莫简猖乱杀九鼎，剖其腹，实以金银曰：“使其贪腹饱饫。”时子文家居，散财给士，生擒莫简，剖心以祭九鼎，迄再严蜀难。

○嵩之起复

淳乙巳正月，刘汉弼正夫由闲卿监擢拜台臣。先是九月，嵩之自右揆丁父忧优诏起复，盖援弥远例也。嵩之朵颐不起，特以葬为辞，逡巡未就阙十一月。徐元杰侍郎因对以起复为非，嵩之憾之，语所厚曰：“吾与徐谊不薄，何不密以启我？”自是继有论奏，上意不复向嵩之，台官弹击无虚日。未几，汉弼以肿疾死，杜丞相范继薨，徐又以伏暑暴卒，物论沸腾，直谓数公皆中毒死，徐则遍体青黑，朝野为之惊骇，堂食无敢下箸者。于是揭榜通衢，重立赏格，移文棘寺，严鞫奸凶，然竟莫明所以。已而出太府之币，畀上腴之田，赐之美溢，以旌其忠焉。嵩之废浚，苦目疾又久之，疽发背死。嵩之当国一时，正人如杜范、游侣、刘应起、李韶、赵汝腾等，皆以不合逐去。时乔行简平章、李宗勉左相、史嵩之右相三相当国，时论谓乔失之泛，李失之狭，史失之专。然宗勉清谨守法，号为贤相。

○崔福之死

崔福从赵葵收李全，名重江淮，为人勇悍，喜于生事而无忌惮。陈_κ为建康留守，崔为路钤，夺统制官王明鞍马。又迫逐总所赵监酒亲属。_κ委会厅戒谕，然不悛。值王步帅统师过淮，乞崔福军前协力，因厚遣之。福遇贼不击，托言葬女而归，更不申大阃取旨，主帅亦无如之何。陈以为从本司调遣，而蔑视军法如此，若不明正典刑，则更相效法，押赴教场处斩。人以为文臣不习边事，多为武人所轻，陈_κ为积忿而发也。殊不思良将难得，为帅阃者当推诚共事，果跋扈凌犯，自当申取朝旨，岂可擅杀。

○孟保相

孟珙号无庵，兄弟中第四，故称“四孟”。机略沈鸷，世罕能及。尝攻大金，公统兵四万，至蔡州灭之，由是威名浸盛，为荆湖制帅。善御众，得士卒心，轻财结客，对境虚实，莫不周知，外国机要，间探尤密。性好佛，夜则趺坐，召偏裨以下五七十人，施毡褥，俱席地，自上而下各举一话，或目前事，或市井笑谑事，无不可言者。言有可笑，辄相与大噱，惟不得诮人阴私。于是上下之情无不通者，军中私密、外间诡诈，皆入其耳。久任边帅，朝廷赖之。后无疾而逝。兄璩，称“三孟”，尝知鄂州，性宽厚。弟十孟，知岳阳，皆然。子之缙，立朝尤有大节。理宗朝称边帅者必曰“诸孟”云。

○余樵隐

余字夫，淳三年帅蜀，慷慨自许，创建城壁，修筑关隘，增屯堡栅，数年之间，边尘不惊，浸以骄恣。初，之临遣也，有“挈故地还天子”之语。十年，天子降诏，褒谕八年守蜀之功。郑青山再相，因怂恿其用兵，且以私书与云：“老夫只候此着为退身计。”于是一意出师，至兴元无功而还。壬子冬，北兵知其所为，入掠成都，薄嘉定，无御之者。帅蜀罔功，每交结权要及中外用

事者，奏牍词气悖慢，示敢专制之状，上意不平之。徐青叟奏云：“余不知事君之礼，帅蜀无功，陛下何不出其不意召之？”上不答。一日御笔余以本职奏事，庚牌到蜀，而以汉中败绩归。羞愧，饮药而死。

○余晦帅蜀

宝甲寅，余晦帅蜀。徐清叟奏云：“朝廷命令不行于西蜀者，十有二年矣。今者天毙此，乃祖宗在天之灵，社稷无疆之福，陛下大有为之机也。今乃以素无行检、轻儇浮薄、不敢任重如晦者当之，臣恐五十四州军民不特望而轻鄙之，敌国闻之，亦且窃笑中士之无人矣。所有除晦内批，乞赐收回。”御笔责清叟曰：“数十年来未见执政缴回成命者，卿若固执，则庙堂之间，同列之人，皆有不安。召命已颁，决难反汗。”其后余晦果败，蜀失紫金山，要地为其城云。

○晦诬惟忠

余晦继为蜀帅，一日，有南水忠者叛，反书闻。王惟忠适留阆，问南水忠何如人，惟忠盛言其勇而义。晦曰：“人言其不可保，有之乎？”惟忠云：“当入状，以百口保之。”晦即取纸，俾书既毕，探怀以反书示之，愕然。晦谪归，以王惟忠庇叛事告于朝，遂入大理狱，全台入晦之状，殿院陈大方尤主之，惟忠竟斩东市。此事本非其罪，晦惧祸及己，故诬之耳。未几，大方奉祠归绍兴，得疾，目击惟忠之为鬼，露头吁天，谓非所为，闻者嗤之。惟忠与晦俱浙东人，少微贱，晦小名“余再五”，以余天锡之荐为四川制置使。时惟忠为利州安抚，阅除目笑曰：“余再五来也。”晦闻之，故诬奏惟忠。斩于市，血逆流而上，惟忠颜色不变，曰“吾将诉于天，以明此冤也。”

○彭大雅

彭大雅字文子，癸卯守重庆。时蜀已残破，大雅披荆棘冒矢石，筑城以守，为蜀根柢。自此支吾二十年，大雅之功也。然取办峻迫，德之者固多，怨之者亦不少。后谪死，蜀士大夫为之立庙焉。大雅入蜀，曾有《祭诸葛武侯文》云：“大国之臣，不拜小国之卿，大雅今拜矣。拜公以八阵之神图，拜公以出师之一表，尚飨。”其文甚伟。

○赵方威名

赵方，嘉定年间为淮阆，威望表耸，金人相戒不敢犯边，皆以“赵爷爷”呼之。貌古怪，两眼高低，一眼观天，一眼观地，人皆望而畏之，不敢仰视。一日浴汤，伏事只窥见一巨蛇蟠于桶中，皆不敢漏泄。一夕更鼓不鸣，诘朝申举，当更军人自分必死。及执覆，谓有巨蛇蟠于鼓，故不敢近，以故皆知为蛇之精。镇边数年，一尘不惊。两子六直阁、七直阁，随侍在淮北，人有“六只角”、“七只角”之呼，其威名已远畅矣。后欲上武当山烧香，上真降笔曰

：“襄阳赵方，欲上武当。酆都小卒，不请烧香。”方初登第作尉时，尝访辛稼轩，留三日，剧谈方略，辛喜之，谓其夫人曰：“近得一佳士，惜无可为赠。”夫人曰：“我有绢十端尚在。”稼轩遂将添作赈仪，且奉以数书，去诸监司觅文字。赵极感之。后辛死，其子遇，赵作荆湖制置，适在幕下僉属，谓赵以乃父曩畴之故，赐以提挈。不料待之反严，无时程督，几不能堪，至与其母对泣。幸三年官满，辞赵告归，赵曰：“且可留一日。”即开宴，请其母夫人同来，樽前语其母子曰：“某三年非待令嗣之薄。吾受先公厚恩，正恐其恃此，不留心职业故尔。今已为经营到诸监司举纸，七状皆足，并发放在省部讫。自即当奉少费，请直去改官。”辛母子方感谢无涯。大贤之陶铸后进，报称旧恩如此夫。

○刘雄飞

淳熙年间，鄂州江夏县尉司都头杨文，其妻八娘，常行善念。一日，隆兴解到城徒二十五人来鄂州，发下尉司杨文收管拘锁。雄飞者貌魁伟，八娘以为异，待之极厚。杨文出巡捕盗，八娘遂打开索锁，俾雄飞遂遁，仍与雇舟盘费。雄飞一夜过江，宿于荒沙坝中，夜半见天门大开，车马往来，心内自喜。至镇江府，适扬州制司招帐前敢勇军，遂投充军队。至扬州制司，调遣出军，大捷而回，除帐前统制官。后累有功，迁权帐前副都统，适和州缺守。贾似道为制置使，差雄飞权和州。到郡数月，正除知和州。雄飞遣人迎杨都头、夫人偕来，则八娘已死矣。厚赈杨都头归，俾作功德，追荐八娘。后雄飞为四川制置，仍保杨都头为帐前统制，后知重庆府。刘之报恩，可谓至矣。

●卷四

○北兵渡江

开庆己未秋九月，北朝宪宗皇帝视率大军入蜀，势欲顺流东下，一军自大理，因斡腹南来，历邕桂之境以至静江府。广帅李曾伯闭门自守，北兵遂至潭州。一军渡江，自储黄围鄂州，陷涟水军，扬州大震。时相匿报，朝廷若罔闻。吴潜涕泣入告，理宗皇帝以贾似道为荆湖宣抚策应大使，进兵援鄂州。寻自军中拜右相赵葵为枢密使、江东西宣抚策应大使，屯兵信州，遏广右斡腹之师。以杜庶帅两淮，以向士璧帅潭。适南来二哥元帅，遇宋候骑而死，潭围先解。以高远印应飞守鄂，贾似道驻汉阳军为声援，又命崔彦良以兵三千援隆兴。时赵葵移师隆兴，城门守备戒严，崔兵至城下不得入。抵暮，报北兵至生米市，距城三十里，彦良渡江迎敌，得捷。保隆兴者，彦良之功。彦良，崔福子也。

○议迁都

己未，北军破江州、瑞州、衡州，进围潭州，边报转急。都城团结义勇

，招募新兵，筑平江、绍兴、庆元城壁，议迁都。谢皇后请留蹕以安人心，上乃止。

○阴许岁币

开庆己未，北兵渡江之后，会宪宗皇帝晏驾于钓鱼城下，贾似道乘机遣使，阴约许纳岁币，兵解而去，鄂渚兵退，乃庚申三月三日也。北兵之围鄂也，城危在顷刻，都统张胜登城谕之曰：“城子已是你底，但子女金帛皆在将台，可从彼去。”北兵尽东胜，于是焚烧城外，民居岿然一垒，外援至，悉力防守，遂克完城。

○行打算法

贾似道忌害一时任事之阍臣，行打算法以污之。向士璧守潭，费用委浙西阍打算；赵葵守淮，则委建康阍马光祖打算。浙阍史岩之、徐敏子，淮阍杜庶广帅、李曾伯皆受监钱之苦。史亦纳钱而妻子下狱，徐、李、杜并下狱，杜死而追钱犹未已也。时江东谢枋得率邓传二千人举义，擢兵部架阁科，降招军钱给义兵米。似道打算招军钱并征所给米，枋得自偿万楮，余无所偿，乃上书贾相云“千金而募徙木，将取信于市人；二卵而弃千城，岂可闻于邻国？”乃得免。

○丁相罢政

己未北兵渡江时，丁大全当国，匿报不以上闻，误国欺君，十月罢相。大全，镇江人，蓝色鬼貌。小官时为戚里婢婿，夤缘取宠位，媚事内侍虞允升、董宋臣，上信任之，擢监察御史，迁右正言，在台横甚，引小人沈翥、方大猷为羽翼，辄登相位。己未十月罢相，庚申七月谪贵州，与州将游翁明失色杯酒间。适游有食人之谤，泾帅朱祀孙，伺丁者也；宪李仲鳌，恶游者也。丁密以郡人之谤游者语李，李以语朱，朱以责游。游遂告丁异谋，以为阴造弓矢，将通蛮为不轨。朱闻于朝，加窜新州。经司遣毕进武迁者，下贵州逮其奴，且尽取其橐中所有，而后宽之。舟过藤州，太守以下不敢与通，毕迁登岸诣州，借水手十人适丁。遣舟人请潭津何权县者，过舟中谈话，日午，毕将登舟，何别去，未至孙舟，人走报“丁副使溺矣。”州为求尸，至夜始得，巾履未脱，解事人申至州，借钱买棺。守以经司无名色钱百千与之，助丁大全丧。受云：“价不问多少，自偿。”既敛，郡与解者俱申经司，牒下追毕究问。后有旨，许自便居住。毕迁于静江，既而朱先遣之回长沙矣。夫人范氏母子居建康之村落，贾相屡诱其子，使自陈掉头，竟不就。先是谢方叔罢相，居隆兴，贾相诱之曰：“上念公，不怨。”信之，遂刻穆陵御笔以进，且献丹砂等物，台章交上，有旨追逮，空所有以解，幸免于祸。丁之母子智于谢远矣。

○吴潜入相

丁大全罢，吴潜代之。潜为人豪俊，其弟兄亦无所附丽。有谗于上者曰：“外间童谣曰‘大蜈蚣小蜈蚣，尽是人间业毒虫。夤缘攀附有百尺，若使飞天能食龙。’”此语既闻，惑不可解。而用之不坚，亦以此也。庚申七月谪建昌，寻徙潮州。辛酉四月安置循州，壬戌五月十八日卒。捐馆之夕作诗云：“伶仃七十翁，闲关四千里。纵非烟瘴窟，自无逃生理。去年三伏中，叶舟溯梅水。燥风扇烈日，热喘乘毒气。盘回七二滩，颠顿常惊悸。肌体若分裂，肝肠如捣碎。支持达循州，荒凉一墟市。托迹贡士闾，古屋已颓圯。地湿暗流泉，风雨上不庇。蛇鼠相交罗，蝼蝈声怪异。短垣逼闾阎，檐楹接尺咫。凡民多死丧，哭声常四起。妻或哭其夫，父或哭其子。尔哭我伤怀，伤怀那可止。悲愁复悲愁，憔悴更憔悴。阴阳寇乘之，不觉入腠理。双足先蹒跚，两股更重迫。拥肿大如椽，何止患淫邪复入腹，喘促妨卧寐。脾神与食仇，入口即呕哕。膏肓势日危，和扁何为计。人生固有终，盖棺亦旋已。长儿在道涂，不及见吾毙。老妻对我啼，数仆环雪涕。绵蕞敛形骸，安能备丧礼。孤柩倚中堂，几筵聊复尔。骨肉远不知，邻里各相慰。相慰亦何言，眼眼自相视。龙川水泱泱，敖山云委委。云飞何处归，水流何处止。悠悠旅中魂，云水两迢递。朝廷有至仁，归骨或可觐。魂兮早还家，毋作异乡鬼。”又自铭其棺云：“生于川，死于龙水。大带深衣，缙冠素履。藉以纸衾，覆以布被。一物不将，敛形而已。其人伊谁，履斋居士。”翁尝好老庄，喜延方外友，与客谈及死生事曰：“某只消一个倏然而逝。”时但以为戏言，及至循，当国者所遣人迫翁已甚，翁处之裕如。作诗及铭之夕，忽空中雷声轰然，翁形在而神去矣。先是吴潜入相，以方甫、胡易简为腹心，二人轻儇，人嘲之曰：“甫易简方。”上议立度宗为太子，公意不欲，缓其事。上不悦，北军退，即罢政，而似道由军中入相，讽台臣劾公罪，贬循州。先是诏似道移师黄州，黄在鄂下流，中间乃北骑往来之冲要。似道闻命，以足顿地曰：“吴潜杀我！”疑移师出潜意，故深憾之，遣武人刘宗申为循守，欲毒潜。潜凿井卧榻下，自作井记，毒无从入。一日宗申开宴，以私忌辞。又宴又辞，又次日移庖。不得辞，遂得疾而卒。

○贾相当国

理宗之季，官以贿成，宦官外戚用事。似道为相年余，逐巨董宋臣、李宗辅，勒戚畹归，不得任监司、郡守，百官守法，门客子弟敛迹不敢干政，人颇称其能。然天资阴忮刻深，置缘柜，招人告讐，立七司，法苛密烦碎，议者不以为便。

○李归国

李全死后，其子松寿据有山东，逾淮据，及入涟水，连年为患。景定庚申八月，忽有书贻贾相，系两淮制置李庭芝缴进。往复十数，始疑中信，其终则

直。壬戌，诏改涟水军为安东州，乃降德音，特授李保信、武宁军节度使，督视京东、河北等路军马、齐郡王；宣赐奖谕，追复其父李全官爵，改正日历。御制诗赐贾相云：“力扶汉鼎赖元勋，泰道宏开万物新。声暨南郊方慕义，恩流东海悉来臣。凯书已奏三边捷，庙算潜消万里尘。坐致太平今日事，中兴玉历喜环循。”

○严覆试

贾似道嘉熙戊戌以其姊贵妃之故，得赴廷对。是时贵妃在大内。廷对之日，节次当事人供奉汤药饮食。自庚申入相之后，躡拜平章，联科必严，过省及复试之禁。或为诗，末联云：“戊戌若还严覆试，如今安得有平章。”其意甚当。

○担担

庚申，贾似道初入相，或为诗曰：“收拾乾坤一担担，上肩容易下肩难。劝君高著擎禾手，多少傍人冷眼看。”

○杀向士璧

向士璧帅长沙，北兵已围鄂岳。方措置间，皮泉淥家居，访之，问所以为守城之计，向曰：“正为眼中无可任之人。”皮恚之。北兵至，向亲率军民且战且守，既置飞虎军，又募斗弩社，朝夕亲自登城慰劳。卒能保潭，斗弩之力居多。皮入朝，百计毁短。似道妒贤嫉能，乃嗾台谏孙附凤劾之。辛酉，诏夺向士璧从官恩，数令临安府追究侵盗掩匿情节，竟坐迁谪，挤之死地，天下冤之。

○刘整叛北

刘整以泸州降北。先是郑兴守嘉定，被兵，整自泸州赴援，兴不送迎，亦不宴犒，遣吏以羊酒馈之。整怒，杖吏百而去。及兴为蜀帅，而泸州乃其属郡，兴遣吏打算军前钱粮，整赂以金瓶，兴不受。复至江陵，求兴母书嘱之，亦不纳，整惧。又似道杀潜、杀士璧，整益不安，乃以泸州降。北军压境，整集官吏喻以故曰：“为南者立东庑，为北者立西庑。”官吏皆西立，惟户曹东立，杀之，与西立者二十八司归北。荆湖制置吕文德复泸州，文德号为黑炭团。整归北，上急攻缓取之书，谋取襄阳。曰：“南人惟恃一黑炭团，可以利诱也。”乃遣使于文德，求置榷场于樊城外，文德许之。使曰：“南人无信，安丰等处榷场，或为盗所掠，愿筑土墙以护货物。”文德不许，使辞去。或谓文德曰：“榷场成，我之利也。且可因以通和好。”文德以为然。迫使者不及。既而使者至，复申前议，文德遂许焉。为请于朝，开榷场于樊城外，北人筑土墙于鹿门山外，通互市，筑堡。襄帅吕文焕知彼欺诳，乃两申制置司，为亲吏陈文彬匿之。北人又于白鹤城增筑第二堡。文焕复申制司，文德大惊，顿足曰

：“误朝廷者我也！”即请自赴援，会病卒。

○拘留北使

贾似道阴许北朝岁币，故鄂渚退师。自事定之后，冒为己功，讳言前事。及北使郝经来寻盟，似道拘留真州，不遣。其失信北朝，以至召兵。

○雪词

贾相当国，陈藏一作《雪词》讥之，词曰：“没巴没鼻，霎时间，做出漫天漫地。不论高低，并上下，平白都教一例。鼓动滕六，招邀巽二一。任张威势，识他不破。只今道是祥瑞，却是鹅鸭池边，三更半夜，误了吴元济。东郭先生都 不管，关上门儿稳睡，一夜东风，三竿暖日。万事随流水，东皇笑道，山河元是 我底。”词名《念奴娇》。

○紫原三策

咸淳年间，汪紫原士信于襄危之际，以书抵贾相，陈三策：一谓内地何用多兵，宜尽抽之以过江，可得六十万。或百里或二百里置一屯，皆设都统，七千里江面才三十四屯。设两大藩府以总摄运掉之缓急，上下流相应，必无能破吾联络之势者。久之日益，虽进亦可；二谓久拘使者在荆湖何益，不如遣使偕行，啖以厚利，缓其师期。半年间，我江外之藩垣成，气象固。且江南之生兵日益矣；三谓若此两说不可行，惟有准备投拜其意。盖以激贾行二说也。贾得书大怒曰：“瞎贼敢尔妄语！”迄讽台谏罢紫原，归金陵。不数月北兵渡江，九江以下皆失守，乃以端明招讨起公，则已无席地矣。紫原以家嘱爱将金明，而令金明以子从之。过淮时贾出督，相遇，拊紫原背面哭曰：“端明端明，某不用公言，遂至此！”紫原对云：“平章平章，今日瞎贼更说一句不得。”贾问紫原何故，对曰：“今江南无一寸赵家地，某去寻一片干净土上，死也要死得分明。”后抵高邮，适巴颜丞相驻蹕紫原之家。有告以紫原曾献三策于贾者。丞相惊叹：“江南有这般人，这般话，若遂用之，我得至此耶？”尊礼其家老小甚至。欲发兵迎取之，金明不敢告以在高邮，而密价以报。紫原拊案大哭曰：“吾犹幸得在赵家地上死也。”竟大恸而绝。时人有诗曰：“厚我藩垣长彼贪，不然衔璧小邦男。庙堂从谏真如转，竟用先生策第三。”

●卷五

○推排公田

咸淳壬戌，殿院陈尧道、正言曹孝庆合奏：限田之法自昔有之，置官户逾限之田，严归并飞走之弊，回买官田，可得一千万亩，每岁则有六七百万石之入，其于军饷沛然有余。可免和籴，可以饷军，可以制造楮币，可平物价，可安富室，一事行而五利兴，实为无穷之利。上然之。时贾似道为相，欲行富国

强兵之策。时刘良贵为都曹，继尹天府；吴势卿饷淮东，入为浙漕，遂交赞公田之事。吴势卿死，乃以刘良贵为提领，陈为检阅官以副之。良贵请下都督严立赏罚，究归并之弊，上曰：“永免和籴，无如买逾限之田为良法。然东作方兴，权俟秋成，续议施行。”贾似道愤怒求去，上曰：“买田永免和籴，自是良法美意。要当始于浙西，庶他路视为则也。所在利病各有不同，行移难于一律，可令三省，照此施行。”既贾似道内引入札，力言其便，上从其言，三省奉行惟谨。似道遂先以自己浙西万亩，为公田倡，嗣荣王继之，赵孟奎自陈投卖，自是朝野无敢言者。独礼部尚书徐经孙疏言买田之害。以言不行，乞致仕。后公田但行于浙西，他路竟免和籴自若，由是德经孙者半天下也。方公田初议，以官品逾限田外买之，此犹有嫉富抑强之意。继而派买，除二百亩以下者免，余各买三分之一。其后虽百亩之家亦不免。立价以租一石者，偿十八界会四十楮。不及，减买数；稍多，则银绢相半；又多，则以度牒、告身准直。登仕三千楮，将仕千楮，许赴漕。试校尉万楮，承信万五千楮，承节二万楮，则理为进纳。安人四千楮，孺人二千楮。

○公田专官

提领刘良贵檄府丞陈害往湖、秀，将作丞廖邦杰往常、润，任督催之责。六郡有专官，平江则知郡包恢、抚参成公策；嘉兴则知郡潘墀、抚幹李辅、寓公焦焕炎；安吉则知郡谢弈、寓公赵与、抚幹王唐圭；临安则察判马元演；常州则知郡洪キ、运使刘子庚；镇江则知郡章垞、漕司准遣郑梦熊；江阴则知郡阳班、准遣谢某、司户黄伸。候竣事各转一官，选人减一，削守臣，并以主管公田系衔。

○公田赏罚

包恢，盱江人，为陆氏学。公田令行，人心不服，一路骚然。朝廷除包知平江府，专领公田，行以峻急，至施肉刑。时年已八十，酬劳拜签枢而卒。初，提领刘良贵劾奏嘉兴宰叶玘佐，以不即奉行之罪。又劾长洲宰何九龄，追毁出身，永不收叙。以不合出给官田，令田主抱纳，失田业相离之初意。

○公田之祸

壬戌五月，公田以江阴军、平江府隶浙西宪司，安吉、嘉兴隶两浙运司，常州、镇江隶总所，每岁秋租输之官仓，特与减饶二分，或水旱则别议放数。遂立四分司，王大吕平江，方梦玉嘉兴，董楷安吉，黄震镇江、常州、江阴三郡。初以选人为之，任满则理为入班。州县乡都，则分差庄官，以富饶者充应，两年一替。每乡创官庄一所，每租一石明减二斗，不许多收。其间毗陵、澄江一时迎合，止欲买数之多，凡六七斗者皆作一石。及收租之际，元额有亏，则取足于田主，以为无穷之祸。或内有饶瘠及租佃顽恶之处，又从而更换

，于田主其祸尤惨。

○滴皮龙荣

参政皮龙荣者，上东宫旧僚也。居潭州，知似道忌之，杜门不预人事。一日上偶问龙荣安在，似道疑其再入。时李雷奋宪湖南，似道阴讽雷奋劾之。先是，雷奋访龙荣，龙荣辞以故，既退，以“小鬼”斥之。或以语雷奋，雷奋不能平。至是疏其贪利营私之罪，且以为幸祥琴之甫奏，即揆席以自居；于州郡从吉之伸，冀朝廷收召之速；又谓每对人言，有“吾拥至尊于膝上”之语，盖龙荣为东宫官故也。有旨谪衡州，衡州，雷奋治所也。遂自鸩死。

○银关先讖

现钱关子始于绍兴元年冬，张浚屯军婺州。朝廷以水道不通，始置召商人，入现钱于婺州，执关子请现钱于杭越，权货务，每千加十以为优润。六年，张忠宪为都督，张澄主管财用，请依四川法造交子，与现钱并行。后三十一年春，遂置行在会子务。景定甲子，贾相当国，造金银现钱关子。时十九界矣，以一准，十八界之三废，十七界不用。其关子之制，上黑印如品字，中红印三相连如目字，下两旁各一小长黑印，宛然一“贾”字也。银关之上，列为宝盖幢幡之状，目之曰“金幡胜”，以“今代麒麟阁，何人第一功”为号。后北朝天兵渡江下江南之时，如入无人之境，人以为讖，信然。

○窜谢枋得

建宁府教授谢枋得校文江东漕闸，发策诋时政。似道怒，窜兴国军。其《江东十问》，备陈贾似道景定以后政事，知国家必亡于权臣之手。至于《八陵一问》，读之使人泪下。

○推排田亩

理宗朝尝欲举行推排之令，廷绅有言而未行也。贾似道当国，卒行之。有人作诗曰：“三分天下二分亡，犹把山川寸寸量。纵使一丘添一亩，也应不似旧封疆。”又有作《沁园春》题于道间者：“道过江南，泥墙粉壁，右具在前。述某州某县，某乡某里，住何人地，佃何人田。气象萧条，生灵憔悴，经界从来未必然。惟何甚，为官为己，不把人怜。思量，几许山川，况土地分张又百年。正西蜀岩，云迷鸟道。两淮清野，日警狼烟。宰相弄权，奸人罔上，谁念干戈未息肩。掌大地，何须经界，万取千焉。”

○彗星之变

景定甲子秋七月甲戌，彗星出柳，芒角烛天，长数十丈，自四更从东方见，日高方敛，如是者月余。参政杨栋谓是蚩尤旗，非彗也，遭论去国。上减膳避殿，台臣交章言，星变灾异皆公田不便，民间愁叹不平之所致，乞罢公田以答天意。似道力辨，人言乞辞相位。上曰：“言事易，任事难，自古然也。然

公田之说不可行，则卿建议之始，朕已沮之矣。惟其上可以免朝廷造楮之费，下可以免浙西和籴之扰，公私兼济，所以决意命卿举行之。今业已成矣，一岁之军饷皆仰给于此，若遽因人言而罢之，虽可以快一时之异议，如国计何？如军饷何？卿既任事，亦当任怨，礼义不愆，何恤人言？卿宜安心，毋孤朕倚毗之意。”自此公论顿沮矣。是秋边无警报，国无大咎。冬十月，理宗升遐。先是，嘉定壬年八月初五夜，彗星见于西南方，去地不甚远，尾长三丈余。初十日夜，光芒亘天。至甲申，宁宗升遐，始验艺祖升遐，彗亦出柳云。似道奏云：“彗出三河周分，与河南无干。”

○理宗升遐

景定甲子冬十月，理宗崩。上自临御以来，始终崇奖周、程、张、朱诸儒义理之学，故得庙号曰“理宗”，陵曰“穆陵”，御书阁曰“显文阁”，原庙殿曰“章熙殿”。理宗兴于侧微，崇儒纳谏。宝绍间，以史弥远有拥立功，于万机谦逊无所预，弥远卒，始亲政。召真德秀、魏了翁诸君子于朝，号端平，为小元。然自即位以来，失襄、失淮、失全蜀，三边流血。庚子大旱，壬子建宁大水，内郡之民死者相枕藉。开庆己未，北兵南来，社稷几亡矣。而犹不亲见之，亦可谓福。

○理宗政迹

理宗龙颜隆准，临朝坐辇，端严若神。端平初，励精为治，信向真、魏诸贤。廷绅奏疏，三学叩阍，悉经御览。所言讦直，无不容受，间以罪斥，旋复收用，此其盛德也。在位既久，嬖宠浸盛，中贵卢允升、董宋臣、女冠吴知古等荐引奔竞士，骤至通显，贿赂公行。又用外戚子弟任畿辅监司、郡守，赃罪狼籍。台臣论奏，则宣谕节贴而已。卢允升等以奢侈导上意，信方士，妄称“五福太乙。”自嘉定己巳南入巽宫，临吴越之分作太乙宫，又作龙翔宫、集庆寺以祈福；作湖上西宫，造御舟以备游幸；作禁苑芙蓉阁、香兰亭以供游玩；又作阁、贾二妃奉先功德寺。极土木之功，专置修内一司，以内侍管领，望青伐木，自德寿故宫王邸、戚里民家、坟莹皆不免。又置修内司庄、御前庄，开献纳之门，没入两争田土，名曰“献助”，实则白取。禁中排当频数，娼妓、傀儡，得入供应。宫嫔廩给，泛赐无节。有职掌、名位之分。其先朝耆艾六字号夫人者，嘉定六百员，淳增至一千员，内藏告乏，则移之封桩、左藏库，何其不节耶！

○度宗即位

理宗崩，度宗即位，改元咸淳。初，庆元府育王寺舍利塔，晋时许询所造，每经一朝，则必颓圮一次。萧梁已后，屡加修整。雍熙年间众议重修，非数万缗不可，一行童于大众中顶礼曰：“我愿劝缘以成其事。”众曰：“何言之

易！”答曰：“只印此塔影，逐日沿门合佛请施，何患不成？”主僧然其言。后所得甚微，不足以就行，童乃曰：“今天下惟八大王（荣邸）最有钱，我持疏劝缘，必可如愿。”诣府开疏，大王上题一千缗。行童归，自断其臂，血流不止，遂死。自火葬后，莫有言前事者。度宗庚子岁生于八大王府，日夕啼号不已，更数乳母，多获谴。最后一乳母捧抱，行廊庑间，入小阁，见所粘塔影，忽然而笑，既去复顾。因以水巽，取置手中，自是不复啼泣。乳母以告，大王始悟所题疏未够。下本寺问故，僧具言行童自府归，断臂流血不止，以某年某月某日终。计其死之时，即度宗生之旦也，八王遂捐资以成其事。度宗入宫，将册为皇太子，理宗忽梦有告之者曰：“此十年太平天子也。”遂断自宸衷，以继大统。后享国之岁，悉如所梦云。陆务观诗：“人间八万四千塔，使合推为第一仙。”即此塔也。

○全后

开庆己未，议皇太子妃，丁大全以京尹顾岩女为言。一日，谢后召入大内，宫嫔进花一枝，后令侍御以赐。既退，次日，后感疾，议遂寝。庚申岁乃议全昭孙女，昭孙值北兵，避地于岳州临湘之间，逾数日入京，遂册为妃。

○士人言贾相

咸淳丙寅，临安府士人叶李、萧至等上书，诋似道专权，害民误国。似道怒，嗾士人林德夫诣京尹刘良贵，告李等泥金饰斋扁，不法，黥窜诸州。

○台谏应故事

以季为可察院。时贾相当国，益忌台谏，言事悉用庸懦易制者为之，弹劾不敢自由，惟取远小州太守及州县小官，毛举细故，应故事而已。

○似道专政

咸淳丁卯，贾似道平章军国重事，魏国公叶梦鼎为右丞相。时贾似道专政，梦鼎充位而已。似道一月三赴经筵，三日一朝，赴中书查治事。上初立，朝政一委大臣，似道益自专，上称之曰：“师臣通国”，称之曰“师相”，曰“元老”。居西湖葛岭，赐第。五日一乘车船入朝，不赴都堂治事，吏抱文书就第呈署，宰执书纸尾而已。朝夕议则馆客廖莹中，外则堂吏翁应龙。凡台谏弹劾，诸司荐辟举削，及京户畿漕，处断公事，非关白不敢自专。在朝之士忤意者，辄斥去。后叶梦鼎、江万里皆归田，军国重事，似道于湖上闲居遥制，时人语曰“朝中无宰相，湖上有平章。”

○半闲亭

度宗赐贾似道第于湖上，似道扁亭曰“半闲以停云水道人”。每治事罢，则入亭中，习打坐。有佞之者上《唐多令》词大称似道意，议者谓其时乃圣哲驰骛而不足之秋也，曾谓似道而以“半闲”自处乎？其词曰：“天上谪星班

，青牛初度关。幻出蓬莱新院宇，花外竹，竹边山。轩冕倘来问，人生闲最难。算真闲不到人间，一半神仙。先占取，留一半与公闲。”夫似道为国之重臣，而其可以闲中消日月耶？天下乌得不坏！

○排当

宫中饮宴名排当。理宗朝排当之礼，多内侍自为之，一有排当，则必有私事密启，度宗因之。故咸淳丙寅，给事陈宗礼有曰：“内侍用心，非借排当以规羨余，则假秩筵以奉殷勤，不知聚几许汗血之劳，而供一夕笙歌之费。”此说可想矣。有诗云：“花砖缓步退朝衙，排当今朝早赏花。玉镫金鞍皇后马，否轮绣毂御前车。”

○贾相举令

一日，壑翁招碧梧、马廷鸾、西间叶梦鼎行令，举一令要一物与人，得物者还以一联诗。秋壑云：“我有一局棋付与棋师，棋师得之，予我一联诗：‘自出洞来无敌手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’”碧梧云：“我有一钓竿付与渔翁；渔翁得之，予我一联诗：‘夜静水寒鱼不饵，满船空载月明归。’”西间云：“我有一张犁付与农夫，农夫得之，予我一联诗：‘但存方寸地，留与子孙耕。’”似道不悦而罢。

○贾相之虐

贾似道居西湖之上，尝倚楼望湖，诸姬皆从。适有二人道妆羽扇，乘小舟由湖登岸，一姬曰：“美哉二少年！”似道曰：“尔愿事之，当令纳聘。”姬笑而无言。逾时，令人持一盒，唤诸姬至前，曰：“适为某姬受聘。”启视之，则姬之头也，诸姬皆战栗。初，似道于浙西行公田，民受其害，有人题诗曰：“襄阳累载困孤城，豢养湖山不出征。不识咽喉形势地，公田枉自害生灵。”至乙亥罢相，公田、国事俱休矣。

●卷六

○降生皇子

咸淳戊辰，闰正月初六日，天明，大风雷雨，居民屋宇皆动。日午，杨美人降生皇子，是为益王。十一月仲冬，全氏降生皇子，是为嗣君。

○李挂冠

咸淳戊辰，龙飞状元，兴化陈文龙。同郡李，太学贯道斋内舍，系第三甲正奏名。唱名后，乞以本身致仕，合得恩例，尽以回赠父母。上书毕，辞先圣及三魁同舍，出钱塘门，脱绿袍挂于门上，泛舟而去，时三魁同舍皆送别。有诗云：“人言学古思入官，我谓学易而官难。平生透出梦觉关，本来面目只儒酸。吾亲不俟若为欢，不如归去卧林间。殿前三策罄忠肝，多谢皇恩天地宽。绿衫卸了白衣还，扁舟飞过子陵滩。前修亦有逋与转，圣世待之俱宽闲。何物

种放大厚 颜，山鬼移文伐其奸。此行无复出闽山，休音息影谷之盘。今朝酹酒醕云坛，便向钱塘门挂冠。”又有诗云：“有手须搴龙袞衣，有头须叩九阶墀，有口须读离骚词，有复须饱商山芝。有身不愿挂绿衣，笑问此身欲何之？石室山之巅，重湖水之湄。”陶公云：“乐天知命，复奚疑。”

○龙飞赋题

咸淳戊辰，龙飞省试，考官商议出题，题皆不欲出天子圣人。于是别院出乾为天，正院出帝德广运，皇天眷命。皆大金年号，而天眷又正是徽、钦过北之年。时人为之语曰：“正院无天子，别院少圣人。广运与天眷，却把比咸淳。”

○襄阳受围

咸淳戊辰，北兵围襄阳。攻襄阳，刘整之计也。整宋骁将，号铁胡孙。己未，大兵渡江，止迁蹕之议者，丞相吴潜也。尽守臣之力者，帅臣向士璧也。奏断桥之功者，曹世雄其一，而整次之。似道功赏不明，杀潜、杀士璧、杀世雄，整守泸州，惧祸及己，遂叛。献策南伐，上急攻缓取之书，东南之兵势、地势如指诸掌。进攻之计不于淮、不于湖广、不于蜀，独于襄者，盖知襄者，东南之脊，无襄则不可立国。吕祉尝谓“得襄阳则可以通蜀、汉而缀关辅，失襄阳则江表之业可忧”者，正此也。整初至襄阳，与少保吕文德借地开互市，互市既置，因筑城筑堡，江心起万人台，立撒星桥以遏南兵之援。乙丑、丙寅间，时出师哨，掠襄樊城外，兵威渐振。未几，文德死，文焕代守襄阳。于戊辰之冬，以大兵围之，而襄日孤矣。

○高达赴援

襄阳被围，吕文焕遣人告急，朝廷遣高达、范文虎赴援。时北兵于要害处连珠札寨，围数十里，而道不得通，襄阳之围不可解矣。

○贾相出督

贾似道请出督，而又阴喉台臣以留之，实无意外出也。乃以范文虎为殿帅，孙虎臣为步帅。

○时相不合

咸淳己巳，叶梦鼎辞位，不允，径去。以江万里拜左相，马廷鸾拜右相，轮日知印。万里与似道议事不合，乃辞去。

○戏文诲淫

湖山歌舞，沈酣百年。贾似道少时，挑尤甚。自入相后犹微服，间或饮于妓家。至戊辰己巳间，王焕戏文盛行于都下。始自太学，有黄可道者为之。一仓官诸妾见之，至于群奔，遂以言去。继有张蕃孙者，入京调官，邻居一妇人，乃宫中乳母，因病还家。张见其美而不之察，日以服玩通殷勤，事闻，押归

本贯。台章继上，谓张蕃孙之为人，专以蛊惑人家妾妇为能。有赵右司希建者，因身没而乱其家，今敢窥伺宫婢，无忌惮如此，削籍徙岭南。嗣濮王弃妻，按章有云“糠也下堂，{廿推}焉在谷”，时人传以为笑。一征官娶罪将李虎妻，台章亦及之。自是专务摺摭士大夫帷簿之事，以供月课。理宗厌之，尝加戒励。至于壑党所为，大奸大贪，曾不敢言，以至亡国。悲夫！

○贾相讳言

贾似道见襄城被围日久，束手无措，日以辞位为请。至咸淳庚午，襄阳之围不解者三年矣。一日，度宗问似道：“襄阳之围三年矣！”似道对曰：“北兵已退去，陛下得臣下何人之言？”度宗曰：“适有女嫔言之。”似道询问其人，诬以他事，赐死。自是边事并无敢言者。

○明堂遇雨

咸淳壬申九月，祀明堂。平章贾似道为大礼使，驾幸景灵宫，回宿太庙。质明，有司奏中严外办，请升玉辂。大雨如注，胡贵嫔之父带御器械，胡显祖检讨开禧登辂遇雨，乘逍遥子故事面奏。上白贾，贾欲候雨止登辂，显祖回奏：“平章已肯上。”遂冒雨乘逍遥子，直入和宁门，百官愕然，莫知所以。礼成肆赦，似道奏：“臣充大理使，而陛下举动不得预闻，乞罢政。”即日出嘉会门，三降御笔勉留，乃还朝。镌罢胡显祖，出胡贵嫔为尼，上为之泣下。

○张贵赴援

壬申五月，张顺、张贵赴援襄阳。襄樊自丁卯以来，被围日久，生兵日增，既筑鹿门之役，水陆之防日密，筑白河虎头及鬼关，以键出入之道。自是孤城闭守者凡四五岁，援兵往往扼关不克进，所幸城中有宿储可守，然所乏者盐薪、布帛耳。张汉英守樊城，募善泅者，置蜡书于髻中，藏积草下，浮水而出。谓鹿门既筑，势须自荆郢救援。既至，隘口守者见积草，多钩致，欲为焚爨用，遂为所得，于是郢邓之道复绝矣。既而荆阨移屯郢州，而诸帅重兵皆驻新郢及均州河口，以扼要津，又重赏募死士，得三千人，皆襄郢山西民兵之骁悍善战者。求将久之，得民兵部辖张顺、张贵。俗号张贵为“矮张”，所谓“大张都统”，“小张都统”者。其智勇素为诸军所服。先于均州上流各水中立硬寨，造水哨轻舟百艘，每艘三十人，盐袋布二百，且令之曰：“此行有死而已。”壬申五月，汉水方生，于二十二日稍进圜山下。越二日，又进高头港。日结方阵，各船置火枪、火炮、炽炭、巨斧、劲弩，夜漏下三刻起碇出江，以红灯为号。贵先登，顺为殿，乘风破浪，径犯重围。至磨洪滩以上，敌舟布满江面，无罅可入，鼓勇乘锐，凡断铁纆攒筏数百。屯兵虽众，皆披靡以避其锋，转战一百二十余里。二十五日黎明抵襄城，城中绝援久，救至大喜。及收军点视，独失张顺，军中为之短气。越数日，有浮尸逆流而上，被甲胄，执弓矢

，直抵浮梁，乃张顺也。

○系籍秀才

御史陈伯大奏行士籍。先是，朝廷患科场弊幸百出，有发解过省而笔迹不同者，有冒已死人解帖免举者。多方措置，乃议今后凡应举及免举人，各于所属州县给历一道，亲书历首，将来赴举过省，参对笔迹异同，以防伪滥，时人谓之“系籍秀才”。咸淳庚午科已行之矣。时人有诗曰：“戎马掀天动地来，襄阳城下哭声哀。平章束手全无策，却把科场恼秀才。”又太学生萧某有词云：“士籍令行，伯仲分明，逐一排连。问子孙何习，父兄何业。明经词赋，右具如前。最是中间，娶妻某氏。试问于妻何与？马乡保举，那当著押，开口论钱。祖宗立法于先，又何必更张万万千。算行关改会，限田放籾，生民凋瘵膏血俱。只有士心，仅存一脉，今又艰难最可怜。谁作俑？陈坚伯大，附势专权。”

○地生白毛

咸淳癸酉，平地产白毛，临安尤多，如银线菜，可采以相馈，但挺直耳。或者谓此即白眚、白祥之类是也。

○钱神献梦

咸淳癸酉春，贾相连奏，乞出视师，且谓诸阨欲为败阙张本，每遣客游谈，不曰无财力，则曰无兵力，不知臣之料钱招军，悉有实状可以按覆。奏罢归府，合目静坐，忽梦有男子团面方口，突然而入。贾相叱之曰：“尔何人，敢至此？”答曰：“我金主也。相公早间入奏太激，天下事不由相公，皆由我。相公好好做三年，我六年后亦不复顾人间事。”言讫，贾相且怒且醒，因与所亲言之，漫不可晓。三年而贾相罢，六年而钱禁行，乃知男子钱神也。废兴信有数乎！

○襄樊失陷

咸淳癸酉春二月，破樊城，下襄阳。文焕捍御应酬，备殫心力，粮食虽可支吾，而衣装薪刍断绝不至。文焕撤屋为薪，缉麻为衣，每一巡城，南望恸哭。城破，遂以城降。且独守孤城，降于六年之后，岂得已哉？

○勉留贾相

咸淳癸酉，自襄樊败后，似道累章，乞出视师，谓“非臣上下驱驰，联络气势，作急奔赴，则有大大可虑者。”而又阴嗾朝臣论奏，以为师相不可一日离左右。

○度宗宴驾

咸淳甲戌秋七月，度宗崩。皇子即位，太皇太后垂帘听政，改明年为德元年。

○谅阴三元

度宗崩，幼君谅阴。进士榜第一名王龙泽，二名路万里，三名胡幼黄。京师为之语曰：“龙在泽飞不得，万里路行不得，幼而黄医不得。”

○诏兵勤王

冬，诏天下勤王。赣州太守文天祥应诏募兵。朝廷分兵九路会合。端明黄万石，江西；侍郎赵缙，金陵、江阴；开封夏贵，淮西；节使笃万寿，京湖；殿帅张彦，广德；招讨孙虎臣，采石；都统仇子真，宣城；练使张世杰，海道；费伯恭、阮克己，平江。克己扬州人，纠集义兵三万勤王。

○下郢复州

咸淳甲戌冬十月，下郢州沙洋，守将边居谊死之。时丞相伯颜将兵，号百万，用南降人为向导，吕文焕等舟师出襄阳，刘整等骑兵出淮泗，分道并进，攻郢。郢人坚守，以战船横截江面，不得渡。文焕觐视旁有一湖可通大江，于是大集人力，陆地牵舟，纡行凡百余里然后至。水舟师忽自上而下，沙洋乏备，未知措手。守将边居谊所部三千人尽力死战，竟无一人降附。十一月下复州。

○北兵渡江

甲戌十二月初九日，北兵自襄阳摆γ沙口出江。十四日渡江，常时江水风波不可狎视，至渡江时江水镜平，岂非天哉！进围汉阳军移师攻阳罗堡时，淮西制置夏贵拒战，于阳罗堡败绩，奔还泸州。夏贵自阳罗堡之败，顺流而下，沿江南岸纵兵放火，归庐州解甲。当是时，其心已无国矣。后有人题诗于庐州夏贵节楼，有曰“一语淮西留养老，三更江上便收兵。纵使节度楼高万丈，到头难免重臣名。”

○下阳罗堡

阳罗堡乃江鄂屏蔽，一带有七百拗，风起则多利北舟。欲守此江，必守此堡，此堡既失，则鄂危矣。守将阆池王都统，与所部八千人死战，中流矢而死。乃自阳罗堡攻鄂州。

○下鄂州

咸淳甲戌十二月十八日，下鄂州，守城张晏然降。先是，李雷奋为守，十月以台论罢，至是无正官。张晏然守鄂，所恃者朱祀孙之援，朱祀孙提重兵至鄂，退归江陵。晏然失助，鄂遂降矣。时夏贵与朱祀孙通任长江之责，朱归荆州，夏归淮西。一上一下，中流荡然，全无备御，哀哉！

●卷七

○下蕲黄州

德乙亥正月，北兵顺流而下，沿江诸将多吕氏部曲，望风降附。既至黄州

，陈奕以城降。奕始谓大兵以襄汉，船自汉入江，乃知大兵未渡，而蕲黄已先降。故其渡也，襄汉、蕲黄之船皆在焉。遂至蕲州，管景谟以城降。至南康军，叶昌以城降。

○刘整死

正月初七日，刘整死。初，整与文焕分兵南渡，及是整无功，发愤得疾，死于无为军城下。

○下江州

正月十三日，下江州。九江，江西屏蔽也。钱真孙以帅兼守，举城以降，则江西一路如破竹矣。尝记宋太祖以乙亥年命曹翰取江州，后三百年乙亥而失之，岂非数欤？吕师夔以大元命知江州。

○下安庆

大元国兵至安庆府，范文虎以城降。文虎，吕氏婿也。贾似道奏云“文虎为赵缙所愤激，而以安庆叛”，而不知文虎与吕氏系亲党也。

○贾相出师

甲戌十二月，以贾似道为都督军马，黄万石、李珣参赞军事，檄召诸路军兵听督府调遣，于封桩库拨给金十万两，银五十万两，关子一千万贯充都督公用。时边报转急，似道犹未有行意，闻刘整死，乃议出师。乙亥正月十五日，似道上《出师表》，略曰：“臣以老病之身，遭时多艰，岂复能以驱驰自勉云云。每念身虽危，可以奋励振；事虽急，可以激烈图云云。逆整世受国恩，一旦反噬而仇视我，役役贪生畏死，视便则趋，夫亦何有于彼哉！自襄有患，五六年间，行边之请，不知几疏，先帝一不之许。襄陷郢单，臣忧心孔疚。请行又不知其几疏，先帝复不之许。顷罹孔棘，诏既夺情，臣辞亦不知几，迨不获命。窃自附于金革，无避之义。陛下践祚以来，边剧日骇，臣请悉力政，以江流数千里、江面数十屯，而脉络不贯。非臣督视，随机上下，是必有不能遏其渡江者。今不幸臣言中矣。向使先帝以及两宫，下至公卿大夫士，早以臣言为信，听臣之出，当不使如此。往者不可谏及，今汲汲图之恨其晚，尚可强臣之留耶！臣留，不过使都民苟安旦暮，而非所以为宗社大计也。陛下惟命臣以王导故事，都督中外诸军。然兵入吾境，亦既兼旬，臣苦心处置，忘寝废食，未能少强人意。诚以注的之矢难留，在目之机易见。与其坐待其来，于事无补，孰若使臣决于一行，以求必胜事理，较著有不难知者。恭惟祖宗三百余年德泽其来，未艾两宫仁慈孝爱，动无缺失，臣恃此咸发信顺之心，断可凭藉以办此事。臣羸弱之躯，非不知自爱云云孤忠自誓，终始以之。臣有三子三孙，留之京师，日依帝所，以示臣无复以家为意，否则苟免而已。宁不愧死于斯言哉！深切迫急，拜表即行。”

○遣使请和

德乙亥二月十七日，贾似道遣宋京使军前请和。京与北使来，邀似道自往，似道遣阮思聪、束元嘉代行。思聪回，知事不就，惶怖失据，阴备快船为走计。时大军乘势冲下，南北两岸立炮座、设划车，中流数千艘，乘风直进，宋兵不支。夏贵老将也，既失长江，惟恐督府成功，无所逃罪，又恐孙虎臣新进，位出己上，殊无斗志。

○下饶州

乙亥正月，大兵至饶州，守臣唐震竭力守御。城破，震为北兵所害，死于州治之玉芝堂。二十一日城破，二十七日，鄂判官始得其遗体，温然如生，遂具衣棺而葬之。前丞相江万里寄居饶州，州入皆遁，万里坐守以为民望。兵入其第，赴水而死。万顷自南康来省兄，遇兵不屈，遂以磔死，至死骂声不绝口。先是，张世杰至饶州，万里与之饮，大醉。世杰曰：“国事如此，丞相如何？”万里曰：“力不能以报朝廷，惟有死尔。”世杰曰：“丞相之言是也。他家事世，杰尽知之。拿一个盞跪在地，不能得他接，接了未能得他饮，安能忍辱事他人耶？吾尽吾职分，延得一日，也是赵家一日之天下。如不可为，亦只有一死，庶几可见赵皇于地下。”观此，则万里从容就义之心，已先决矣。

○破池州

乙亥正月，大兵破饶州，遂至池州。时池州无守臣，蜀人赵昂发为池州，权州事。措置备御等官谓昂发曰：“州不可守，不如弃之。”昂发曰：“吾守土臣也，岂可偷生避死也哉？”大兵至，留诗于第，夫妇逐自经而死。时人语之曰：“臣为君死，妻为夫亡。”

○芜湖溃师

乙亥正月二十二日，贾似道溃师于芜湖。是日三鼓，孙虎臣告急，至似道舟中，泣告曰：“追兵已迫。”夏贵亦曰：“彼众我寡，委难抵当。”垂泣而去，似道抚谕三军，遂许喝转官资。诸军诟曰：“要官资做甚！己未、庚申官资何在？”鸣锣一声，退兵于珠金沙，十三万军一时溃散，督府之印已失。似道奔入扬州，李庭芝闭城不纳。

○姜才败绩

大兵顺流乘势至瓜州，扬州都统姜才出兵二万余于扬子桥。士气百倍，众皆披靡。时彼众我寡，相持半日，凡数十战，胜负未分。生兵日增，乃至败绩，姜才稍引兵还。大兵入太平州，守臣赵缙遁。

○金山之败

大兵入建康府，沿江制置，知建康府赵缙遁。北兵方入城时，察院潘文卿按赵缙取行宫公帑所积金帛，弃城而遁。建康为江东重镇，既失，则江东之势

去矣。北兵驻建康府不进，遣哨骑四出。大兵至镇江府，张世杰、赵缙战于金山，世杰多海舟，无风竟不可动，遂败。留守司参军沈圻自舵楼上坠下，呕血而死。守臣洪起畏，遁。呜呼，京口第一重门户而失之，行阙岌岌矣！

○赵与可遁

乙亥二月，大兵入宁国府，守臣赵与可遁。与可，宗室也，而望风宵遁，朝旨除名，勒停，追毁出身以来文字，以为不守封疆者之戒。既，北兵下徽州。

○二相遁去

乙亥二月二十六日，左丞相王㮮去。先是，贾似道奏请迁都，太皇太后不许。及是，殿前指挥使韩震再申前请，㮮议坚壁固守，求罢不允，径去。三十日夜，右丞相章鉴遁。二相去国，朝廷事可知矣。

○诛韩震

乙亥三月初一日，诛韩震。三省奉圣旨云：“韩震身为殿帅，阴怀异志。当此危急，不肯出战。声言提兵，哄入禁阙。奸谋叵测，罪不容赦。国人皆曰可杀，吾念其父有功于蜀，不料其子负国若此。除已明正典刑，罪止其身。若家属亲党决非同谋，一切并为免罪。”先是，有言震谋胁迁都者，宜中与客潘希仁计议，乃伏甲士于枢密府，击杀之。以步军指挥使领其众。震部曲百余人，闻变大哄而出，射火箭入大内，又以大刀斫嘉会门，宜中遣兵逐之，奔建康府。

○五木之败

北兵入常州府，时三月初二也。知州王宗洙遁，权守节干王良臣以城降。五月，张彦、刘师勇复常州，王良臣败走。又复广德军。九月，王良臣以北兵攻常州，知府姚统制，刘师勇、王安节拒守，攻城不克。十月，常州告急，文天祥遣将尹玉、朱华、张全、麻士龙赴援。二十六日，战于横林，败绩。二十七日，战于五木，败绩。张全不发一矢，尹玉、麻士龙死之。天祥调兵再往，道不通。十一月十六日，常州粮尽，刘师勇以骑突围，出奔平江府，遂破常州，屠其城。知府姚死之，生获王安节，不屈而死。姚乃姚希得之子，王安节乃节度王坚之子。尹玉者，江西宪司将也，与北兵战，杀数千人，复收残兵五六百与角一夕。兵败，手杀七八十人，遂死之。其麾下与北兵战，并死，无一降者。朝廷赠濠州团练使，官其二子焉。常州自三月二日陷，至五月再复。九月北兵再至，知府姚纠集义民登城巡视，旌旗云拥，鼓声震天。潜遣刘师勇、王安节等出师迎敌，大捷。次日，北兵至城下，开门迎战。二阵夹击，攻城之兵为其掩杀，攻城不克而遁。刘师勇又于归路设伏以待之，歼者过半。常州虽能保城，而管下属县屋宇焚荡，人民携掠殆尽，生获百姓，杀之，脔其肉，煎

油作炮，掷入常州城下，使膏油散在牌木上，积日，使火箭射之，牌木自焚。又俘其人，使之运土于城外，筑堡倾泥，并其人填之。常州属县之民，遭此横祸。十一月，粮尽，城始破。呜呼！使北兵渡江之后，州州有守臣如姚者，忠于国家，死守封疆，宋鼎又安得而转移耶！

○朝臣宵遁

乙亥三月，京师戒严，朝臣接踵宵遁。大军已迫畿甸，勤王兵不至，人情仆仆。知临安府曾渊子、两浙运副皆遁，浙东提举王霖龙遁，机政文及翁、倪普、台谏潘文卿、季可、陈过、徐卿孙，待从已下陈坚、何梦桂、曾希颜数十人并遁，朝中为之一空焉。朝堂榜云：“孟轲谓‘君视臣如草莽，则臣视君如国人。’又谓‘谏于其君而不听，去则穷其力而后止。’识者犹以为非君臣之正谊。我朝三百余年，待士大夫以礼，吾为嗣君，遭家多难尔。小大臣未尝有出一言以救国者，吾何负于汝哉！今内而庶僚畔，官离次外，而守令委印弃城耳。目之司既不能为吾纠击二三，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，方且表里合谋，接踵宵遁。平日读圣贤书，自负谓何？乃于此时作此举措，或偷生田里，何面目对人言语？他日死，亦何以见先帝？天命未改，国法尚存，可令尚书省别具在朝臣、在京文武，并予特转二官；其负国弃予者，令御史台觉察以闻，其榜朝堂，明吾之意。”

○罢贾似道

乙亥三月三日，贾似道罢平章、都督，予祠宣制曰：大臣具四海之瞻，罪莫大于误国。都督行诸军之事，律尤重于丧师。告九庙以奉辞诏，群工而听命，具官贾某小材无取，大道未闻。昔相穆陵，徒以边将而自诡。逮事先帝，遂于国事以独专。谓宜开诚布公，以扶皇极之彝，并谋合智，以尽天下之议，而乃恣行胸臆，不恤人心，以吏道沮格人才，以兵术裁机务。括田之令行，而农不得安于野；权利之法变，而旅不愿出其途。矧当任阃之驱驰，不知戎事之缓急。战攻或旷岁而不举，兵事或临时而不修，纤悉于文法之搜求，阔疏于边政之科琐，遂令饮马以渡长江，乃者抗表出师，请身戡难。人方期以孔明之志，朕亦责以裴度之功，谓当披发纓冠而疾趋，乃复二矛重弓而容与。三军解体，百将离心。彼被甲之谓，何未闻声而先溃？孟子谓：“吾何畏彼？”左氏谓：“我不成夫社稷之势，缀旒缙绅之言切齿。”姑与薄罚，俾尔闲祠。于戏！膺戎狄，惩荆舒，今复奏周公之事；放欢兜，殛伯鯀，尚思宽虞典之诛。可罢平章军国重事，都督诸路军马。十四日，贾似道遣堂吏翁应龙护都督印归朝，上表白劾。至五月，太后乃降诏，令李庭芝宣，意略云：卿其亟归丧，次以尽臣子之道。当曲示保全，否则众论益甚，忠孝靡容，吾虽欲屈法伸恩而不可得。卿其明听吾言，善终以始，亦有辞于永世。时左相王㮮奏：“陛下念其勤

劳，三朝免于远窜，使之归里终丧，忠厚之至。既数辞矣，安坐维扬，未闻就道。既不能死忠，又不能尽孝，遂使公论切齿愈甚。愿降一明诏切责似道，以正方命之罪。”

○贬贾似道

乙亥七月十二日，合台奏贾似道丧师误国。内批“贾似道专权误国，得罪公论。吾以其历事三朝，近尝许以终制，不欲已甚。合台露章未已，更与降三官，改徙邻郡，少弭人言。”时贾似道婺州居住，廖莹中、王廷追毁文字，除名，勒停，送韶州羈管。内批：“王廷、曾渊子改送雷州居住。敕贾似道降三官，改送建宁居住。”翁合奏：“贾似道以妒贤无比之林甫，辄自托于伊周。以不学无术之霍光，敢效尤于莽操。其总权罔上，卖国召兵，专利虐民，滔天之罪，人人能言云云。首闻邸报，台谏交章声其奸谋，乞行远窜。迫于众怒，仅谪建宁，虽国家之典宪未伸，而朝廷之意向稍白。臣切伏惟建宁实朱子讲道之阙里，虽三尺童子粗知。向方闻似道且呕恶唾去，况可见其面？如朱释《大学》一章曰：放恶不远，彼且稔恶。所伏之地，其民何罪？必以御魑魅而后已夫！与之同中国且不可，而可一日同此乡哉？必放之此乡，此乡亦复何罪？巷伯恶恶之诗曰：投畀有北，有北不受。而终曰：投畀有昊。盖有北决所不受，则付与昊天，惟天得制短，长六合尔。此则陛下事也。乞将似道远窜深广以伸国法，以谢公论。”有旨，贾似道移漳州，责授高州团练副使，下临安府、台州，簿录其家。

○相陈宜中

乙亥三月初三日，陈宜中参知政事，陈合金书枢密院，召王龠还朝。初十日，陈宜中除右丞相。初四日，宜中辞相，奏云：“臣今月初四日恭准内批，不许臣辞免新除特进右丞相，恩命念臣一介朴愚，初无矫饰。此番出位，奉行陛下如神之断，将顺陛下如天之仁，实出于爱君忧国之血忱，非有一毫倾人利己之私念。皇天厚地，实所鉴临。今若许臣以旧官备位，人犹谓臣无所为而为之，可以少道清议。若不先不后，于此易变恩荣，公论无情，何所不至。或谓臣乘时倾似道而夺其权，或谓臣拱手不留臣鉴而据其位。臣既无面颜立于百僚之上，亦安能复有精神念虑能为陛下宣一日之劳哉？自鲁港败后，宜中首斩韩震。胁迁之议，差强人意，宜中实无经济。”至秋，托故遁归。及不得已，十月再来，则国事去矣。

●卷八

○张世杰入卫

乙亥三月初十日，张世杰入卫京师。内空，赖张世杰一军万人自荆湖至。世杰本信安归正人，擢承宣使。陈宜中疑世杰易其所部之军，世杰不得尽其力

。时 吕文福请提兵入卫。文福，文焕兄也。

○议迁蹕

宗学上书曰：“臣等为国同姓，与宗社相依为命。近者元臣开督视师，继而又闻逆整已毙，臣等私窃喜之。迩日以来，京师内外喧传，皆得内人，今已放散，御船今已排定，营卫诸军皆已点差，仓库今已搬移，陛下移蹕亦在旦夕。踌躇未即行者，独吾太皇太后不肯轻动尔。臣窃为陛下计，不过移蹕庆元，其次则移蹕平江。至事势危急，则航船幸闽。不思我能往，彼亦能往。纵使兵或可守，陛下岂能郁郁求活，作一龟兹国耶？北兵渡江已逾两月，不闻有备御之策，但闻和议之请。和议未必能成，危亡之势渐迫。今天下勤王之兵在京，屯戍者不下二十万，犹堪一战，岂束手待毙而已哉？臣愿陛下戒诸将帅，纠集精兵，尽力血战。战若不胜，死于社稷，犹可见艺祖于地下。惟陛下思之，幸甚！”

○陈宜中奏

殿院陈宜中奏云：“近北兵渡江已逾两月，上而三宫，下而万姓，皆谓平章贾似道督师一出，未必负三朝礼遇之恩，必能以一死酬天地涵容之泽。而乃拥师逗留，不发一矢。今月二十日，忽报孙虎臣；又二十二日，报臣等以诸军皆溃散。初犹有自与一决之语，既乃发为海上迎驾之言。臣见其平日自诡以知兵意，或有深谋秘计，可以救一脉于垂亡。观其所措，有非腐儒所能测识。忽二月二十八日早，有督府随吏回归，乃言似道于二十日夜三更鸣锣一声，回散诸军，窜身而去，莫知所之。臣闻之血泪迸流，欲死无由，因自痛念，曩经丁大全败窜之余，适际理宗再生之德，徼逾末年。似道时适当国，起自书生，叨居枢地。彼虽一出，臣每见其施行时有差舛，未尝不从容纳规，而才弱力薄，凡莫能救。正如范文虎事，争之不力，稔祸今日，涕殒何追！今似道以溃师窜身，上误宗社，臣曩为台谏，既无吕诲之先见；臣今为执政，又不能为社稷力争，罪何所逃！谨自具劾以闻，欲望圣慈重行追窜，正平日苟容之罪，以谢公论；仍乞正似道误国之罪，以谢天下。祖宗德泽未衰，人心戴宋犹故，元气一脉尚可挽回，仍乞将公田、市舶茶盐等拂民所欲者悉赐改正。令学士院降诏，以明太皇太后、陛下哀痛悔恨之意，少回皇天舍逆助顺之心。”

○陈宜中都督

陈宜中都督军马，时乙亥四月也。奉旨建督于京，檄召诸路军马勤王，并令溃军各归所部。淮东隶李庭芝、淮西隶夏贵、沿江隶汪立信、四川隶朱禔、冀孙、江西隶黄万石，节制团结内外兵十七万五千人。分厢差寄居官为总督，给一军，赴教场教阅。

○诏谕三将

五月，太皇太后诏谕吕文焕等息兵通好。诏曰：“贾似道专制朝政十有五年，挟智行私，矜己自用，结怨军民，失信邻国。战功当赏而不赏，边费当支而不支，尽心力以守襄城者，坐视不救；备己财以赠郢兵者，反受责言。遂使诸将离心，三军解体。比者请师出督，畏死偷生，不战而逃，莫知所在。自古失律之师，未有如此之谬者！吾已节次，明正其罪，但念吾年七十，抱病滋久；嗣君幼冲，莛莛在疚。念北方之兵薄吾近地，宗社危急，不可以一朝居。似道召祸如此，老身幼主实受其殃。因思尔文焕世受国恩，久当事任，守城备殫勤劳尔。奕尔文虎，皆受先朝之知，尝任岩帅之寄，一时舍此，度非本心。三人在北，岂能遽忘本朝之旧，不念吾国之危？兹用手披，敷陈吾意，尔三人为吾转道此意于师相。吾老幼虽不足念，生灵何辜，受此荼毒？不知何道可以息民，何辞可以通好于北朝，以成南北之美意，以纾社稷之近忧。愿亟为我图，俾王室不坏，理宗、度宗在天之灵，亦必降于尔衷。故兹诏示，想宜孚悉。”

○吕文焕回本国书

报国尽忠，自许初心之无愧。居城守难，岂图末路之多差。兹祈转念，昔日之功，庶可少伸。今日之款，明公问信，归人欲言。伏念某少服戎行，壮临边徼，干戈满眼，轻性命于鸿毛；弓箭在腰，系死生于马足。不但驰驱于西北，誓将屏蔽于东南。幸以微劳屡收薄效，至若襄城之计，最为淮甸之危。蠢兹无厌之戎，指为必攻之地，迅裂如水火之冲击，飘荡如风雨之去来。坐一日以犹难，居九年而可奈！南向高筑，盖欲拒吾喉襟；樊城尽屠，又已去我羽翼。虽刘整首先于犯顺，而焦然中苦于党奸。孤城其如弹丸，谓靴尖之踢倒；长江虽曰天堑，欲投鞭而断流，凶焰如斯。先声屡至，臣能死尔。仰天而哭，伏地而哀。敌既深乎，析骸而爨，易子而食。尚冀庙堂之念我，急令邻郡之聚兵，委病痛于九年之间，投肌肉于群虎之口。因念张巡之死守，不如李陵之诈降，犹期后图，可作内应。国手败局留著，岂异寻常之机；俗眼据图观形，宁识骊黄之马。盖使忠臣偶陷于敌国，乌能绝意不念于乡闾？固知死也，何补于生奚。益安有食焉，不任其事。因衔北命，乃拥南兵，视以犬马，报以仇讎。非曰子弟攻其父母，不得已也。尚何言哉！今我皇上其好生，开以自新之路。明公都督虽是问罪，藹然念旧之情，安敢固违，永为背叛？现今按兵不动，卧辙不惊，抚此良辰，伏观景命。且秦穆公之赦杀马，在野人犹知报恩；如齐威公之相射钩，愿君子终无忌怨。

○督府檄文

略曰：“且整之叛我也，固以自疑。若焕之去国也，独何不忍？不思元温群从并受卵翼之恩，李陵一门初无毫发之损。国家厄运，一至于此，人心忠义

，夫谁无之？太皇后七秩之圣躬，今天子孤之冲质，在人情尤知恤乡闾之老幼，矧臣子忍坐视君父之倾危。宁无郡国贤臣，亦有江湖豪杰，共会倡义之旅，载驰勤王之师。如陶士行慷慨之真，如张魏公忠赤之至。救日之弓，拔月之矢，便直指于旌旗；如砺之山，如带之河，尚永坚于盟誓。”

○王龠平章

乙亥四月，王龠平章军国重事。八月，王龠致仕。龠具位平章，在朝无所建明。不顾君父之颠危，退为保身存家之计。鄙哉！

○日蚀

乙亥六月初一日午时，日有食之。既是时，天地晦冥，咫尺不辨，人鸡鹜归，犹如暮夜。自巳至午，其明始复。下诏曰：天降罚于我家，嗣君幼冲，未堪多难。吾以衰髦，勉强听政。明不能察奸臣之误国，仁不能救兵革之殄民。德泽弗流，政令多失，乖气致异，谪见于天，乃夏季月朔，日有食之。既阳微昼晦，变莫大焉。吾惟艰危之会，忧心如熏。重以灾异谪告，于何不臧？忧咎在吾，痛自先责。贬损尊号，犹恐未尽应天之实。方与嗣君夙夜祗惧，省躬悔过，慨念奸臣专政之久，杜塞言路，蒙蔽天变，下情壅于上闻，祸至此极。今吾当儆悟，少知惩艾，虚心听政，惟人言是听，以答天意。咨尔百僚士庶，尽忠极言，凡凉菲之愆，政事之疵，黎元之疾苦，爰暨修禳固圉之常策，可以消厄运，导和气者，毋有所隐，将采择施行。人心悦而天怒解，庶几在此。布告中外，体吾至意。时太皇太后内批痛自切责，以答天戒，可去圣福二字，用昭吾恐惧修省之意。

○陈留并相

乙亥六月，陈宜中左丞相，留梦炎右丞相，陈文龙、黄镛佾书枢密院事。谢堂镇抚使，家铉翁知临安府。授文天祥刑部尚书，趋赴行在；命夏贵淮东制置，知扬州；朱焕淮西制置，知庐州。召李庭芝赴行在。夏贵不受，代李庭芝闭门自守。

○文天祥入卫

乙亥四月，文天祥为江西提刑，募兵于赣州、台州。杜浒纠合四千人从之。至九月，天祥将吉赣民人及峒丁二万人入卫，衣装器械，戈甲精明，人心喜慰。诏褒奖，除江浙制置使，知平江府，提兵捍御。是时陈宜中归永嘉，留梦炎当国。梦炎意不相乐，乃以天祥为制阍，出守吴门。

○征诸帅不至

征吕文福入卫，行人失辞。文福自疑不至，复征夏贵督万寿，黄万石入卫，并不至。时京城招军，年十五以上号武定军，长不满四尺，观者寒心。

○诸郡望风而降

乙亥三月，知江阴军郑濡道遁去，知广德军令狐（缺）降之。三月十四日，下平江府，守臣潜说友遁，通判胡玉以城降焉。下安吉州，守臣赵与立降。江上列城，或降或遁，无一人坚守者。夏四月，下江陵府。高达京湖名将，已未解围鄂州，似道许以建节，后竟不与。达怨望久矣。至是为荆湖制置，以城降，宣阩不能制。城初陷，朱祀孙仰药不得死，既而亦降焉。乃令朱祀孙移文诸州归附，既，鼎州、澧州、常德府、寿昌军并降。时大兵徇湖南，围潭州，安抚李芾与大兵战于澧陵得捷，守城。攻之不能克。九月，大兵至独松关，杀廉万户希贤。后丙子二月，廉希贤之子杀张濡，磔之。濡，张俊之曾孙也。十一月十六日，大兵下隆兴府，刘粲以兵累战不利，遂以城降。牛傅、危天顺二将赴火死。初，瑞州先下，姚计议至隆兴说降，刘拒之。乃引兵出战，杀戮不少，凡累战不利，不得已而以城降焉。大兵至抚州，时制置黄万石开阩抚州，闻大兵至而遁。都统密侑迎敌就擒，不屈嚼舌，骂声不绝而死。施至道以城降焉。建昌相继而下，宋师战于相关，败绩，去杭百里。时独松关告急，召文天祥入卫。天祥自吴门还，遣守独松关。时天祥军三万，张世杰军五万，诸路勤王师犹有四十余万。天祥与世杰密议“今两淮坚壁，闽广全城，王师且众，何不与之血战，万一得捷，则罄两淮之兵以截其后，国事犹可为也。”世杰大喜，遂议出征，独宜中沮之，事不成矣。二十八日，进攻平江府，通判王矩之以城降。十二月，大兵屯平江府，巴延在焉。京师戒严，留梦炎、陈文龙、黄镛、刘黻并遁去。大兵屯于长河堰，陈宜中蒙蔽外庭，如遣使请和，见伯颜于长安堰，已而不如约，故大兵竟至皋亭山下。丙子正月，大兵入临江军，权守滕岩瞻遁。临江告急吉州，乞兵援守。吉州差禁军三百人，至临江防拓。舟必从吉水，敢勇军守吉水；陆必从永丰，忠勇军守永丰。未几，大兵至，禁军溃散。大兵入临江。大兵更自相江疾驰至吉州城下寨。十八日，大兵进皋亭山，去城三十里。北使请执政军前议事，文天祥请行，百姓官民迎丞相伯颜于皋亭山下。十九日，大兵进屯北关门外，京城百姓门上各贴“好投拜”三字，吕文焕、范文虎九骑入城，遂入大内，谒太皇太后。

○纳降表

乙亥十二月，遣使纳降表，直学士高应松辞草表，乃以京局官刘褒然权直院草之：“自贾似道丧师后，至今十月余，国事危急，将士离心，兵出屡衄。朝廷方理会科场、明堂等事，士大夫陈乞差遣士人，覬觐恩例，一筹不画。及是束手无措，乃议纳土，求封为小国，赍降表，奉使燕京。哀哉！”

○诏罢兵

宋太皇太后诏文天祥罢兵。诏曰：“卿之忠义，朕已素知。现今遣使请和，卿宜自靖自献，慎勿生事，乃所以保全吾与嗣君也。”天祥捧诏号泣，于是

不敢出师矣。

○罢团结

乙亥十二月，宋太皇太后诏民兵罢团结。既，太后诏南北讲和，京城内外民兵罢团结。三省榜谕京城百姓：两宫仁慈，保全生灵，南北见议讲和。毋致惶惑。

○二王航海

丙子正月十二日，命秀王与择奉皇兄广王、皇弟益王出宫航海。

○宜中夜遁

陈宜中十月再相，国事亦危矣。至丙子正月十八日，大兵至皋亭山，邀以相见，宜中夜遁。十九日，以贾余庆为右丞相，吴坚为左丞相，谢堂枢密使，家铉翁参知政事，刘同知枢密院事。是时宜中遁，文天祥辞右相不拜，遂以贾余庆为右丞相，朝廷愈无统矣。

○文魁辞相

丙子正月十九日，除文天祥右丞相兼枢密使，天祥辞不拜，除资政殿大学士。北师邀当国者相见，执政侍从交赞公出。天祥曰：“国事至此，吾不得爱身。”辞相印不拜，以资政殿学士行。天祥至皋亭山，巴延丞相引见。天祥抗辞慷慨，议论不屈，遂留之，不使南归。遣王千户馆伴。

○京城归附

丙子正月二十日，大兵入临安府，请太皇太后降。太后诏江南诸郡归附。诏云：“今根本已拔，诸城虽欲拒守，民何辜焉？诏书到日，其各归附，庶几生民免遭荼毒。”时贾余庆令学士院降诏，俾天下归附之，各付一省札。惟家铉翁不肯署押，吴坚一如贾余庆之命，程鹏飞作色，欲缚铉翁，铉翁云：“中书无缚执政之理。”归私厅以待，程竟不敢谁何也。朝廷自乙亥十二月至丙子正月，信使往来，和议未决。正月二十四日，北使请宰执亲往燕京朝觐，于是以吴坚、贾余庆、家铉翁、刘、文天祥五人为祈请使。朝廷百官或在或遁，至是为之一空矣。二月初一日，巴延丞相指挥收京城军器。至十二日，索宫女、内侍、乐官诸色人等，宫人赴莲池死者甚众。二十日，北使请三宫北迁。二十二日，宋少帝令太后、隆国夫人黄氏、朱美人、工夫人以下百余人从行，福王与芮参政谢堂、高应松，驸马都尉杨镇，台谏段登炳、邹珙、陈秀伯知临安府。翁仲德等以下数千人，太学、宗学生数百人，皆在遣中。惟太皇太后以疾留大内。

○潭州死节

丙子正月，大兵破潭州。李芾守潭，竭力备御凡八九月。其间出战屡捷，而大兵之攻日增，芾不能支。城破之日，命积薪楼下，于是携家人尽登楼大

宴，积金银于两畔。李与馆客上坐，其余列坐左右，数杯后，命唤二刽子来。既至，则令“将此金银去，与你家口。取法刀来。”一不肯受，一会意，径受之，携去分付家人。后须臾将法刀至。李帅呼之至前，分付“先从头杀人，到尾杀我，待我点头时下手。”复饮酒，良久点头。惟馆宾与一妾坠楼而走，妾折一足。最后李帅伸头受刃。此刽子遂四面放火，自刳其腹而死。既，潭州陷，衡州、茶陵军、袁州相继而下。其后李两山有诗题潭州驿，怀李肯斋曰：“天运由来有废兴，义无两大一身轻。封疆社稷若不死，妇女须眉何用生。纽解纲常重接续，灰寒万劫独光明。便当配食三闾庙，启迪民彝开太平。”（三闾水死，肯斋火死。）

○吉州归附

丙子二月十五日，大兵至吉州，权城守周天骥以城降。大兵循浙东至严州，知州方回降。至台州，知州杨必大降。至处州，知州梁信降。衢、婺等州并下。

○扬州死节

丙子五月，广王登极，除李庭芝为右丞相。六月，庭芝弃扬州，引兵至泰州，欲航海至福州。大兵追及之，庭芝凡战数合，大败，遭擒。宋都歹元帅斩庭芝于军前。八月，大兵攻淮东，破扬州。朱焕以城献，姜才死之。姜才，淮之猛将，前后主将，皆其人也。姜才屡战大捷，大战三日。姜才身生九疽，不可挂甲，遂败。至泰州，被执，不肯降，临刑含血，骂声不绝口。淮人言之，无不伤叹。

●卷九

○丙子北狩

祈请使

左相吴坚（天台人）右相贾余庆（海州人）参政刘（重庆人）枢密文天祥（吉州人）参政家铉翁（眉州人）

表献玺纳土官

监察御史杨应奎（庐州人）大宗丞赵岩秀（临安人）

日记官

宗丞赵时镇（庐州人）阁赞严光大（绍兴人）

书状官

御带高州太守徐用礼（临安人）潮州通判吴庆用（临安人）惠州通判朱仁举 处州通判沈庚会浙东路钤吴嘉兴掌管礼物通事官

通事总管高举（江陵人）总管吴顺

提举礼物官

环卫总管潘应时总管吴椿环卫总管刘玉信（扬州人）

掌仪官

浙东路铃詹〈口水〉带行官属五十四员随行人从二百四十人扛抬礼物将兵三千人

北朝馆伴使

巴延丞相贴差特穆尔万户阿术元帅贴差焦愈相

○祈请使行程记日记官严光大录

德丙子二月初九日，宣奉大夫、左相吴坚，自天庆观方丈出北关门，送通议大夫、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余庆、银青光禄大夫、枢密使谢堂、端明殿大学士、中奉大夫充祈请使刘、承议郎守、监察御史充奉表纳土官杨应奎、朝奉郎充奉表纳土官赵岩秀。当登舟时，南北朝阿里议事传巴延丞相命，留吴相登舟。泊于北新桥岸下，终夜流涕。北军差军前峻都相公勉谕之。此日会文天祥于军前，忠义激烈，分辨夷夏。遂激北朝丞相之怒，遂点差坚战头目守之。

初十日，枢使谢堂纳赂免行，遂回。是夕泊谢村。

十一日，吴坚、贾余庆、家铉翁、刘各乞封赠三代妻属，众官乞封赠三代，奏从之。午后，文天祥自北寨登舟，同特穆尔万户至，诸使众官会于唐西寺，就宿舟中。

十二日，早行舟，夜泊人场国济桥。

十三日，夜泊上墩。兵火之余，横尸满野。

十四日，舟次平江府，北官宣抚使就阊门接。官亭令妓置酒待，吴、文二相不赴。晚催登舟，马军三百余人沿塘护送至无锡县。

十五日，舟次无锡。是日特穆尔万户生日，四府俱送寿仪，就三登仓桥上，特穆尔舞劝酒。是夜泊常州十里镇。

十六日，早舟次常州，毁余之屋塞路，杀死之尸满河，臭不可闻，惟此最多。次过奔牛镇，夜泊吕城，白骨堆积如山。

十七日早过吕城堰，换舟到丹阳县，泊七里庙。

十八日，行过新丰寺，遇一舟，有北朝国师，刘参政举酒劝之。次至镇江府，韩蕲王庙前，有招讨石祖忠、招讨张郎中携妓乐，师豹劝酒，迎入府治，同特穆尔留客于府治后堂。泊舟丹阳馆后。

十九日，府第率众官渡扬子江，入瓜洲，见阿术平章，留宴于秃鲁万户张郎中房子。

二十日，阿术元帅统诸臣从官，同太皇太后续差到。卜赞吴忠翊督战，孙通直赍手诏，带北朝马数千往扬州。至扬子桥，炮声连响。继至城下，一炮震天，城上旗帜云拥，军船放划，弓弩密如雨。再一炮响，阴云四合，冷雨大作

，骤如倾盆，势不可进。阿术平章请回扬子桥，茶饭罢，入瓜洲。

二十一日，雨雪大作，疾风骤发，江涛汹涌，不敢发舟，再泊瓜洲。

二十二日，雪霁，诸使回镇江府。

二十三日，吴卜赞、孙通直、阿术平章欲命诸使亲札，劝扬州制置李庭芝纳降，众从之，独文丞相不署名。继而平章先索稿，及诸使札成，无计可达。其地分各有军马把截，时有游骑出巡，夜宿舟中。

二十四日，宴于镇江府治，夜宿舟中。

二十五日，夜宿舟中。

二十六日，巴延夫人自临安回。夜宿舟中。

二十七日，夜宿舟中。

二十八日，焦金省诸使宿镇江州治。

二十九日渡江，夜泊舟中。至夜，文丞相脱去。

三月初一日早，方知文丞相已脱去。闭城三日，搜觅，不见。收从人干仆，并管伴使千户及总管等人囚之，夜宿舟中。

初二日，宿于扬子桥圃内。乘铺马。

初三日，宿湾头。午前经行，有扬州都统姜才出战，士气百倍，其锋不可当，乃退。

初四日，过邵伯镇，径行一堡子，阔六十里，北军屯戍。又有水寨，屯军甚多，内有小堡子六十余所。波罗相公阿里右丞在内宰马置酒，延待诸使。忽报扬州北门军马拥出，姜才分阵杀夺，交伤不少，相持半日。及暮，波罗相公以军马相距而退至中路，遇庐州一卒，云淮西庐州夏贵已于三月初三日投拜，见赍降书至。阿术平章处有军马数十护送，盖扬州未降故也。晚宿荒屋内，路上尸骨如山。

初五日，过天长县，宿荒草上，坐以待旦，有尸满野。

初六日，渡天长河，无舟。满河皆腐尸，夜宿草地。

初七日，过宝应军。

初八日，过招信军，至淮安界。忽望见旌旗云拥，炮响震天，有数队人马出战，矢下如雨，乃吕文德兵马。亲临军阵，杀伤不少，特穆尔万户集兵拒守，及日晚方退。夜遂移屯，宿于荒草。

初九日，过江罗城，渡清河口。守渡众官迎入军治，设宴。出城宿舟中。

初十日，舟离清河口，过小清河口七里庄，转河至桃源，晚宿舟中。

十一日，宿舟中。

十二日，至宿迁县，仅有二三十家，舟泊野岸。

十三日，舟行，晚宿邳州城外。邳州守离城远接，置酒作乐，会众官于草

庐下。夜舟泊圮桥之下，即子房椎击始皇博浪沙，中副车，遂逃于此。子房进黄石公履，即此桥也。自此人皆戴笠，衣冠别矣。

十四日，换舟，诸官入邳城去看风俗。城壁圮颓，民居荒芜。自此经过州县，只如此。晚宿野岸。

十五日，早发沂阴，属徐州界，道左有元间石麒麟院所立镇碑。是晚徐州守臣携酒至，款诸使。夜宿舟中。其日乃清明，诸使多感伤。

十六日，抵徐州，换舟，宿野岸。

十七日，舟行，午过留城，少泊。父老云“此是汉高祖封子房为留侯，即此城是也”，有庙碑记在焉。晚过九里。

十八日，次沛县，乃鲁地也。高祖起于丰沛，去丰二十里。沛民闻宋朝宰相等官至，家家门首焚香迎拜。申牌后过鸡鸣台，晚次舟河口鱼棠县。昔《春秋·隐公五年》“观鱼于棠”，即此地也。

十九日，舟行，午至谷亭马头，申时过鲁桥。有四洞水流甚急，桥畔有四天王之祠。晚宿鲁桥。

二十日，易行李上车，属官皆乘铺马。酉牌抵新州，夜宿县治，即济州也。

二十一日，车行，酉过汾阳，即郭令公所封之地。夜宿于县治。

二十二日，车行，午至东平府，夜宿严相公家。

二十三日，东平守置酒，高会于宣圣庙。圣像雄伟，殿宇宏丽，去宣圣墓二百里。一人云“墓有巨木，皆三丈围。”夜宿严相公府。此处风俗甚好，商旅辐辏，绢帛价极贱。一路经过，惟此为最。

二十四日，车行，申抵茌平县，宿县治。

二十六日，车行，过合城镇，午过临城镇胜果寺。有周柴世宗庙，遗像存焉。自东平府去，村聚颇繁，麦畦桑亩，一望不断。晚至高唐平原县，系赵地，战国封平原君处。夜宿县治。

二十八日，车行至陵州。陵州郡守迎诸使，宴毕，宿州治。

二十九日，易车行陆州西关，就渭河登舟。午后过林镇，属河间府，有梁山伯祝英台墓。夜宿于岸。

三十日早行，舟已抵灌县界东光县。焦佥省置酒，宴于县治，夜泊野岸。

闰三月初一日，舟至长芦镇。土人云：“小燕京”，盖人烟辐辏。此地产盐，有盐运司，镇南有浮桥。妓乐、杂剧，宴待诸使。未牌舟抵兴济县，酉抵青州，夜宿舟中。

初二日，舟行，过清河镇，去海不远，夜泊镇内。

初三日，舟过清河镇永济河。时海风大作，吹沙走石。是夜宿舟中。

初四日早抵杨村，歇于馆驿。焦奩省差杨村巡检下乡民户办车三十辆。夜宿驿内。

初五日，诸使宴焦奩省于驿中。

初六日，车行，午过武清县，东有蒙古皇帝《选命贤才牧民德政碑》，进士赵崇选撰。夜宿州治。

初七日，车行，过王台镇，四望桑麦青青。午过分头，土人云：“此地甚冷，五月方可养蚕，麦苗长不满三寸，六月方食麦。”次抵德仁府，此地属郭阴县。

初八日拂明，诸使率官属诣德仁府永寿寺，启建太皇寿崇圣节道场。退，宰执来议，勘会国信所礼物。已近燕京，护送官吏、督抬兵级并祇候人，各与给犒，须议指挥。

护送礼物官徐用礼，特与转行武功大夫，带御器械，知高州。

日记官严光大，特与转武翼郎，升卜赞，添差福建路马步军副总管，福州驻扎。

大通事高举，特与转武经郎，带行环卫官，添差西路副总管，临安府驻扎。

尚书省都事吴庆用，特转朝奉郎，添差通判潮州，赐绯。

尚宝省录事朱仁举，特转奉议郎，差通判惠州事，赐绯。

中书省录事沈庚会，特转奉议郎，差通判处州事，赐绯。

尚书省令史陈允谦，特转宣教郎。

枢密院丞旨胡绣，特转武功郎，添差浙东路兵马铃辖。

国信所掌仪詹_口水，转武功郎，浙东路分，绍兴府驻扎。

专库龚友谅、陆镇，各转承信郎。

直省所刘某、钟应辰、沈文亨、钟大有，各转承信郎。

陈总、姚安国、石宝、林恢，各补进义校尉。

凡扛抬礼物节级等，各有犒赏。

初九日甲辰，过大兴县，至滂村宿。是日贾相病。

初十日，马入燕京阳春门，诸色妓乐等祇候，迎入会同馆。

焦参政劝酒馆内，歇来远堂。

贾右相、家参政歇于穆宾堂右。

吴、刘二相歇于穆宾堂左，属官分歇后堂。

从者分歇前两廊。

此馆系大金四大王府，今改为驿，两廊

有八十余间。酒食米菜之类，专委断事官分

拨轮到，各责同知排办齐整。厨子、工夫等人分房祇直，每日委监察御史等官觉问，逐一宣问茶饭好歹。

贾相病甚，仍宿馆内。

十一日，枢密院差军卒数十人守馆内，贾相病重。

十二日，夏贵至，歇来远堂之右，随行带领将佐三百余人。都人聚观，哂之。

十三日，枢密院差太医诊贾相脉，投石膏散。疾愈笃。

十四日，贾相薨，众官大恸。

十五日巳时，贾相自会同馆后门出殡，诸官出丽正门。燕京大兴总管府排办神道，彩亭十余座，鼓钹幡盖之类，送至洞神观侧殡焉。

十七日，诸使祭贾相于洞神观。

十八日，特穆尔万户宴诸使。

十九日，诸使同属官至枢密。值雨，入丽正门内。右首参张平章、陈参政会少保夏贵，端明吕师宝、都统洪模并宰执属官、少保官属同宴。张平章问吴相郊祀典礼，仪仗制度等事，陈参政以丞相所言，详细答之，席终而回。

二十日，诸使点视礼物。

二十一日，巴延丞相回，诸使出接，有大旗书“天下太平”四字。

二十三日，巴延上开平府。

二十四日，诸使出阳春门，迓太后、嗣君于五里外。起居隆国夫人、王昭仪、新安宫正、新定安康、安定夫人天眷，福王、沂王、谢枢密从驾，车大小九十三辆，大小宫使六十余人。张知府濡继至，有绯绿妓乐、神鬼清乐，戴珠翠衣，销金乘马而坐。旌队枪刀、金鼓等迎接。入燕京，随驾下车，入中堂内，垂帘而坐。诸使属官立班两拜，后班稍侧，又两拜退。

二十五日，诸使访谢枢密、沂王。

二十六日，吴丞相、刘参政宴谢枢密等官。

二十七日，礼物官属食于宴乐园。

四月初一日，诸使率属官诣会同馆，起居两宫。

初二日，焦奩省来访诸使。

初三日，诸使会议祈请事宜。

初四日，诸使宴焦奩省。

初五日，诸使访枢密院陈参政。

初六日，诸使同访赵同奩。

初七日，奩省来访诸使。

初八日，诸使率属官诣长寿宫，恭贺崇寿圣节。本观现有一真人掌观，宫内道众八百人。

初九日，谢枢密、沂王宴诸使。

初十日，中书访诸使，议赴上都日子。

十二日，诸使及官属乘铺马出通玄门，晚抵昌平站。自此以往，步步皆沙漠之地。省院诸色人点差一甲随行，余留燕京。

十三日，车马行，晚宿榆林站。是日过隘口。

十四日，车行，晚宿怀来站。

十五日，晚宿洪站。是日太后、嗣君、福王、沂王、谢枢密离燕京，亦赴上都。

十六日，离洪站十里到云州，无城一哄人家。过州二十里地名龟门山，峭壁对峙，有神灵。甚晚宿雕巢站。

十七日，车马行，晚宿独石站。自昌平站至独石站，亡墙草庐，皆是汉儿官人管待，名“汉儿站”。

十八日，宿牛群站。此去皆草地，此乃鞑鞞家官人管待，名“鞑鞞站”。并无房子，只是毡帐。鞑鞞人多吃马牛乳、羊酪，少吃饭，饥则食肉。路中每十里一急递铺，九州自此通路去。

十九日晚，宿明安站。有床帐，无人家。

二十日，宿京亭站，亦无人家，无水可吃。取水于十里外，只烧马粪。

二十一日，宿李三站，无人家。

二十二日，车马行四十里，至上都开平府，入昭德门，宿城内第三街官房子。自燕京至上都八百里，一步高一步，井深数十丈，水极冷，六月结冰，五月、六月汲起冰，六月雹如弹丸大。一年四季常有雨雪，人家不敢开门，牛羊冻死，人面耳鼻皆冻裂。秋冬雪积，可至次年四月方消。屋宇矮小，多以地窟为屋。每掘地深丈余，上以木条铺为面，次以茨盖上。仍种麦菜，留窍出火。有地屋掘地三四尺，四围土墙。此地极冷，每年六月皇帝过此避暑，冰块厚者数尺。夜瞻星象，颇大。盖地势高故也。

二十三日至二十七，不许私行，不录。

二十八日，太后、嗣君、官人、宫使至昭德门里官舍安歇。福王子传制在隆国处安歇，谢枢密在房子下，夫人留伴燕京会同馆。沂王以疾不入城。

二十九日，沂王疾亟。

三十日，枢密院以月旦日请太后、嗣君、福王同宰执属官、宫人、中使并出西门外草地，望北拜太庙。

五月初一日早，出西门五里外，太后、嗣君、福王、隆国夫人、中使作一

班在前，吴坚、谢堂、家铉翁、刘并属官作一班在后，北边设一紫锦罽，即家庙也。庙前两拜，太后及内人各胡跪，福王、宰执如南礼。又一人对罽前致语，拜两拜而退。

初二日，太后、嗣君、福王、隆国夫人、中使等，天晓尽出南门十余里，宰执同属官亦列铺，设金银玉帛一百余棹在草地上，行宫殿下作初见进贡礼仪。行宫，殿宇宏丽，金碧晃耀。诸妃、诸王但升殿，卷帘列坐。

皇帝皇后共坐二中，诸王列坐两序，太后、嗣君、福王、宰执以次展敬，腰金服紫。属官绯绿。各依次序立班，行朝甚肃。皇帝云：“不要改变服色，只依宋朝甚好。”班退升殿，再两拜，就留御宴。

皇帝问吴丞相云：“汝老矣，如何为丞相领事？”答云：“自陈丞相以下遁去，朝廷无人任职，无人肯做，故臣为相未久。念臣衰老，乞归田里。”

●卷十

○赴省登科五荣须知

两观天颜，一荣也；胪传天陛，二荣也；御宴赐花，都人叹美，三荣也；布衣而入，绿袍而出，四荣也；亲老有喜，足慰倚门之望，五荣也。

○省试

正月二十五日，午间锁院。

至晚，宣押省试官入院。

试前一日，省试院引保，或不用亲临，只贡之书铺。

书铺纳卷，铺例五千，自装界卷子与之，或

只二千，无定价，过此无害也。

宗子又有一宗，文字颇多，非四千不可。特

奏名纳卷，亦三千。

二月初一、初二、初三日，引试诗赋人。

初五、初六、初七日，引试经义人。

初九、初十、十一日，引试宗室，锁厅应举人。

别试所则又迟经义场一日，乃初六、初七、初八日也。

十三、十四日，引试取应宗子。

混经、赋为一场。

省试案子不得以方州移动。（挟书传义，皆所不可。）

卷中自有第几幕印子收纳，士人自书治经、乡贯、姓名、押字于历上。若昏黑，历子收去，无历可书，大有利害。

○御试给号

试前数日，书铺告报，士人请号。（纳卷铺例五千，因铺家卷子兼得，御

试须知一本。)礼部给正奏注进士号，次日给特奏名及四川进士三色宗子号。书铺知委体例，(二百钱与之，索添，不过三百。)请号之日，士人天未明到书铺，黎明而祔固幕入都，书铺引入，尚书、宰执据案坐于庭中，设桌子及历于吏部。依省榜次第唤姓名而前，逐人自书姓名、押字于历记，则得号一枚。吏既与之号，则唱而戒之曰：“牢收号，入殿不得唐突。”号以白纸半片为之，有字数行，尚书侍郎、郎中皆衔押字，及有中官某人监集英殿门。试日以其号照入殿门，一失其号，则不得入矣。

○丹墀对策

廷试之日，士人由和宁门入，徐行，执号乐卫士收数，成行而入，至集英殿门外，中官展视而收之。殿外挂混图于露天，甚高。良久，天大明，了然分明，知位次，士人聚于殿门外。待百官常朝毕，方引士人进拜，列于殿下，宰臣进题，上览焉。天子临轩，天颜可瞻。起居赞曰：“省元某人以下躬拜，再拜。”又躬身而退。各依坐图行列而坐，每位有牌一枚，长三尺，幂以白纸，已书某人某乡贯，或东西廊第几人，不得移动及污损。坐定，中官行散御题，士人皆以御题录于卷头草纸上，以黄纱袋子垂系于项上，若有损污，谓之不恭，纳卷所不收受。散题后，驾已兴，入内进膳，赐食于士子。

太学馒头一枚

羊肉泡饭一盞。

食毕，不见赐。谢恩或要登东作，旋则抱牌，卷卷子而往。卫士相引，而出亦不甚远。既坐，而试不得，与邻座说话。中官、从官杂处，董之宰执巡行至申时，天子复临轩，纳卷于殿廷。东庑阶下之幕中，一中官监视收其牌及御题卷子，亦不容人临时于纳处展视。若至昏时，则见有传者云：“已不在黄甲矣。”士人每出一门，必书姓名于门东，历四门，皆书姓名、押字。出时无号无人，押行亦不待人齐出。

○择日唱第

皇帝御集英殿，唱名非有他殿，只挂集英殿牌于殿前，特奏唱名则于数日之后。先唱名数日，书铺又告报请号，礼部又散号，一如廷试给号之礼。又得子视之，乃前日所收之旧号也。但于其上用红印书入集英殿试讫，中官姓名押小字一行耳。仍戒曰：“牢收号，入殿不得唐突。”书铺告报之人又有所求，先量支少金与之，不待开口。

唱名之日，亦由和宁门而入。身祔阑袍而足亦穿靴，列行举号。数人收号，一如廷试之日。候常朝毕，赞者引入廷下，再拜。

皇帝临轩，宰臣进三名卷子，读于御案前。用牙篋点读毕，宰执拱立，列于上前，卜门立于御案之西向。宰执先于御案前拆视姓名，则曰“某人”，卜

门则承之，以传于阶下卫士，凡六七人皆齐其声，传其名而呼之，谓之“牖传”，亦谓“绕殿雷”也。凡呼而唱者三四声，士人方从众中出应。卫士夹而翼之，问以乡贯父名，翼至廷下，对玉墀直躬未拜。廷上问以乡贯父名，卫士则以对。对毕，过轩下少立，就甲入次，其荣在此也。非特名登天府，先代祖父之名，达于圣听矣。待一甲毕，则往两廊角取敕黄而执之。甲内人齐，则廷上呼谢恩，士人廷下立，躬身再拜而退，立于轩下。状元则便独班谢恩，不待甲内齐也。自第二名、第三名为一班，便赐食，相身为袍，各设位，赋诗以答皇恩。第四名至第十名终为一班，第二甲、全甲为一班，谢恩了，皆手执敕黄而立。敕黄用麻纸两副连粘，大书某人等宜唱某等科第。

状元至第二甲终，皆曰“宜赐进士及第”。

第三甲、第四甲终，皆曰“宜赐进士出身”。

第五甲则曰“宜赐同进士出身”。

敕黄可漏子又长于敕黄一尺，唱第二甲尽，驾兴，入内进膳。须臾，赐进士食三品：

赤焦肉饼二枚

天花饼二枚（只是素饼）

羊肉饭一盂（并羊羹饭，内有荡粉，皆三品饼）。

上方起，卫士已将下三甲名字来，排当士人。两卫士管一纸，一纸书十五人名字，皆先自唤集，排当资次，仍问乡贯父名。审毕，候上复出，殿上一呼某人，则卫士已夹其人而进于前。骈贯而进，亦候一甲齐方拜谢恩，授黄敕。有恩例升甲人，则当殿上宣示上旨（某）人有（某）恩，合升一甲末。所以方走唱名之人，虽有恩例，亦不可自升甲。盖升甲人面授上旨，当殿谢恩故也。若无升甲恩之人，不入赴唱名。传者曰：“待二年外方许到却。”唱至第五甲，上亦入少憩。顷之传出，唱第五甲毕，士人皆执敕黄再拜，殿上传曰：“赐进士袍笏。”袍笏积于殿外之两南庑下，士人出殿门，于上廊争取之，往往皆不暇脱白襖，而便就加绿袍于其上。其所赐：

淡黄绢衫一领（袖如绿袍之宽大）

淡黄绢带一条

绿罗公服一领 笏一面

士人披衫系带未毕，则殿上催谢恩。谢恩罢，拜而出，紫绿相间，环堵可观。紫袍牙笏，以取左宗子拜所赐也。拥而趋出门头，亦不待书名字。盖前日秀才，今日官人。五荣之中，此属其最。唱名时不可一闻姓名，遽然而出，尤当详缓之为佳。唱毕既出，至大门外，人备车马以须其出者十有五六。若自有

车马，虽不用支散，然群不逞随之，呵殿元者数十为队，所费亦不费。不若只行出内门前茶店中，待其人散，徐行归耳。状元、榜眼、探花须皆上马，盖临安府自备马以待之也。

○置状元局

状元一出，都人争看如麻。第二、第三名亦呼“状元”。是日迎出，便入局，局以别试所为之，谓之“三状元局”，中谓之“期集所”。大魁入局，便差局中职事，一一由状元点差牒请：

纠弹 笺表 小录 掌仪 客司
计掌器 掌酒果 监门。

多者至五六十员，少者亦不下四十员。视事官送牒，例皆二十。初第人多喜入局得陪侍。三状元与诸同年款密，他日仕途相遇，便为倾盖。常例五日一会食，否则日中有酒杯、点心、果子二色。局中职事官虽多，入局而食者常半之，食罢，出入无妨。三状元常宿于局中，不可出，宿于外月余而罢局。凡预局中执职事官员，纳小录题名钱，非职事官须纳钱五千，而后得小录题名一本。

状元入局之初，依全赐钱一千七百贯。及诸公纳到助小录钱，亦一千三百贯有奇。

三状元入局五日，职事官入局，局中以职事官名申台部，十日后正谢。

正谢日系太史台择日，亦谓之门谢礼。用笺表皇帝及东宫，牒表隔日计会，卜门通进。表中

止用三状元名衔，正特奏同日而谢。是日亦由和宁门而入，在常朝殿门外北面天颜，赞者引唱，躬拜，再拜而退。门外有立仗马及卫士等，卫士唱喏毕，马退，士人方列班而拜，拜君之门而已。

越二日，拜黄甲于贡院。

黄甲者，由省中降下。唱名既毕，省中以其所升甲之人附于甲末，用黄纸以书之，故谓之“黄甲”。是日，贡院设香案于廷下，状元引五甲内士人拜香案，礼部亦遣官来赞导，置黄于案上，望阙拜。拜毕，士人列两廊，四十以上东廊，四十以下西廊。其日择一人最年高者上堂，大魁拜之，年高者答拜。又择一人最少者上堂，拜大魁，大魁亦答拜而退。吏人以纸笔请各书姓

名，依黄甲排次，匠者镌于题名石。是日谓之叙

同年、拜黄甲也，特奏不得与焉。

越四五日，乡人之官于朝者为乡会，以待乡中之新第者。

越三日，赴国子监谒谢先圣先师，祭。前三日状元点差职事官十四员。

临礼官弹压职事之不恭者。

奉礼官跪于先圣先师座前，奉币，进之于献

官，太官酌酒以进之于上三献官。

太祝读祝。

分献官十员，分献于十哲及两廊贤人，一人

分献五位，每位皆三拜。笏兴伏拜起，皆赞者

导之。礼毕而班退，赞者皆太常寺差来。

越三日，局中职事官下湖运司，做二大舟，局中连三状元凡七八十人，分坐于两舟。酒数行，借张侯之真珠园散步，侯家亦有馈焉，其例也。薄暮舣舟于玉壶园而竟席。

书铺告示，越十日，引正奏名黄甲士人射。

上自按试于讲武殿。

次日，赐闻喜宴于贡院。齐而后，押宴官率官属及进士列拜于廷下，面阙设香案，侍从及贴职官皆与焉。凡拜五，舞蹈，其节有四，共十拜也。拜讫，正奏各坐于东廊，特奏各坐于西廊，立亦如之。

小黑桌子 坐则青垫 果子人各四器

望果一器 望花一朵 醯醢列于前

初坐，先斟酒，三行，不下食。第三酌下鲜一碟，第四、第五皆有食以配酒，五行而中歇。

人赐宫花四朵，簪于幞头上（花以罗帛为之），从人下吏皆得赐花。又有例赐冰，再坐，分与士人又到班亭下，再拜谢花，簪而谢之，兼坐带花，又四杯，而竟席前筵（羊牛体、七宝头羹，并皆奇品）。

初坐则以银台盏酌，再坐则易以银卮。

共九行，而饭则粟米为之，毕宴，不用谢恩。退皆簪花乘马而归，都人皆避，以赴御宴回也。

次日，局中自用钱作期集所会，遵前例也，亦七杯，正奏名皆赴焉。亦就贡院为之。

越十日集注。

是日天拂晓，袍笏书铺引入部。前数日，部

中先榜于阙亭，书铺录示新第人，先择其愿授者

而书于笏。及入部，郎中坐庭中，以殿榜资次而呼前。廷上唱曰：“某人官人上阶。”揖问曰：“愿受甚处阙？”对，郎中视簿，合受则揖。庑下书簿中某人愿授某州某官阙而退。三状元皆送阙，不与集注。

告敕一道 印纸一轴

信符一道 门谢关子一道

常例皆赐御写经书一轴，或赐御制诗一首（临安府镌碑表装，赐宴时，以分 赐士人）。